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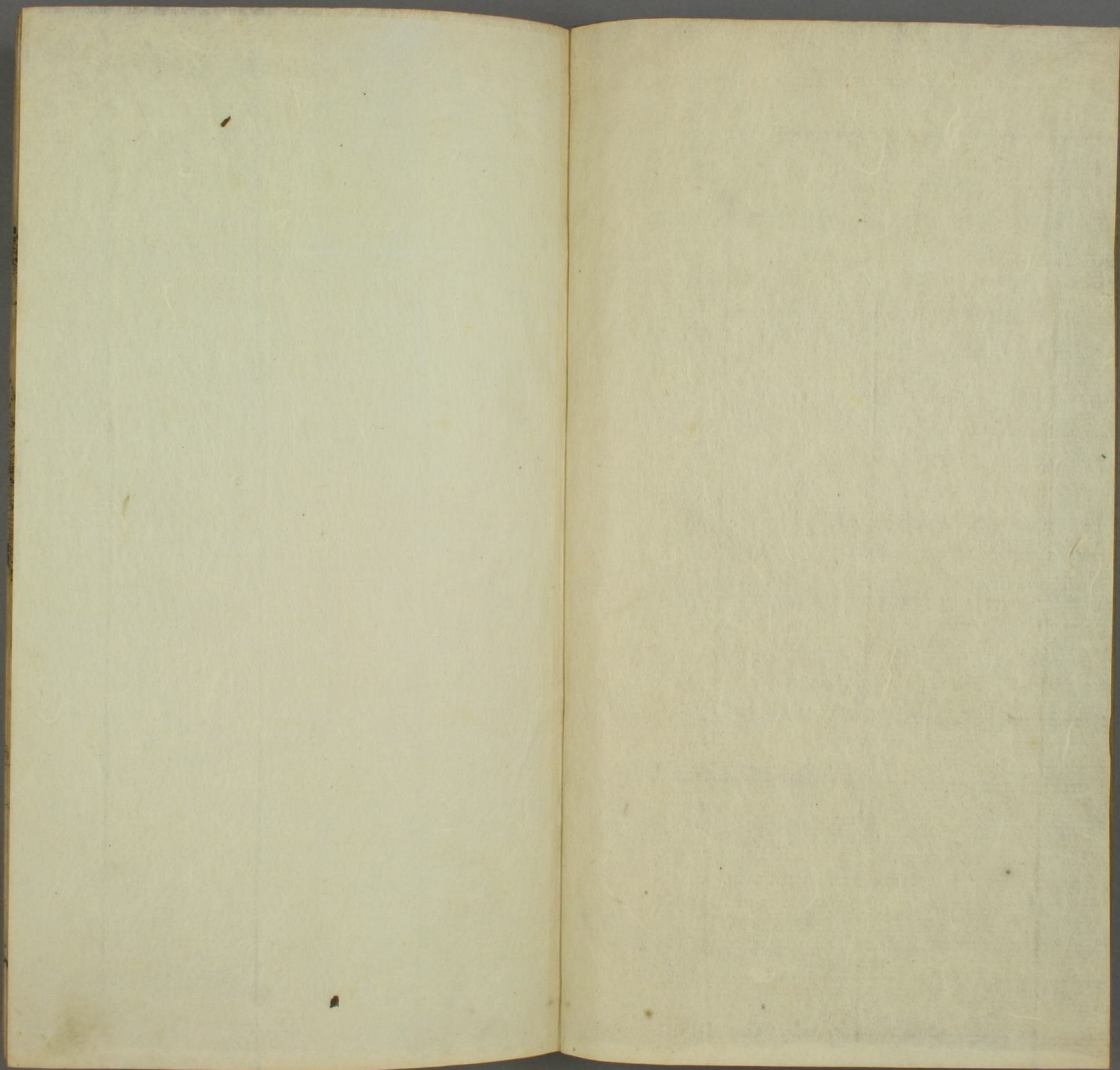
通考

自二百二十九至二百三十五

三十八

112  
100  
38





412  
100  
38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九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經籍考 子

雜藝術

唐志十一家二十部一百四十四卷失姓名八家張彥遠以下不著錄十六家一百一十

卷七

宋三朝志四十八部一百五卷

宋兩朝志十七部二十三卷

宋四朝志一十三部二十九卷

宋中興志五十八家六十部一百一十二卷

古畫品錄一卷

晁氏曰南齊謝赫撰言畫有六法分四品夫秋之奕延壽

經籍考

丙

之畫伯樂之相馬寧戚之飯牛以至曹丕之彈碁袁彥之  
樗蒲皆足以擅名天下昔齊侯禮九九而仲尼賢博奕良  
有以哉經著大射投壺之禮蓋正已養心之道存焉顧用  
之何如耳安可直謂之藝而一切廢之故予取射訣畫評  
弈經筭術博戲投壺相馬牛等書同次之爲一類

按晁陳二家書錄以醫相牛馬及茶經酒譜之屬俱入  
雜藝術門蓋仍前史之舊今以醫相牛馬之書名附醫  
方相術門茶酒經附種植入農家門其餘藝技則自爲  
此一類云

齊梁畫目錄一卷

陳氏曰唐竇蒙子泉錄

續畫記一卷

晁氏曰唐李嗣直撰補謝赫之缺又有古今畫八名一卷

後畫錄一卷

晁氏曰唐僧彥宗撰品長安名畫凡二十七人

唐朝畫斷一卷

陳氏曰唐翰林學士朱景玄撰一名唐朝名畫錄前有目  
錄後有天聖三年商宗儒後序與畫斷大同小異

名畫獵精六卷

晁氏曰唐張彥遠纂彥遠字愛賓記歷代畫工名姓自史  
皇以降至唐朝及論畫法并裝背褙軸之式鑒別閱玩之  
方

歷代名畫記十卷

陳氏曰張彥遠撰彥遠家世藏法帖名畫收藏鑒識自謂  
有一日之長既作法書要錄又爲此記且曰有好事傳余  
二書書畫之事畢矣

五代名畫記一卷

陳氏曰大梁劉道醇撰嘉祐四年陳詢直序

五代名畫拾遺一卷

晁氏曰皇朝劉道成纂符嘉應撰序云胡嶠嘗有梁朝名畫錄因廣之故曰補遺

名畫見聞志六卷

乃看畫之綱領也

晁氏曰皇朝郭若虛撰若虛以張愛賓之畫絕筆永昌元年因續之歷五代止國朝熙寧七年分叙論記藝故事近事四門

陳氏曰元豐中自序稱大父司徒公未知何人郭氏在國初無顯人但有郭承祐耳其書欲斷張彥遠之後

書畫史二卷

晁氏曰米芾元章撰輯本朝公卿士庶家藏法書名畫論

其優劣真偽

宋朝名畫評三卷

晁氏曰皇朝劉道成纂符嘉應撰集本朝畫工之名世者第其品以王瓘之為神品云在吳生上

益州名畫錄三卷

晁氏曰皇朝黃休復纂唐乾初至宋乾德歲休復在蜀中自繫圖畫之精者五十八人品以四格

陳氏曰中興書目以為李昉撰而謂休復書今亡按此書有景祐三年序不著名氏而叙休復所錄明甚又有休復自為後序則固未嘗亡也未知題李昉者與此同異

山水受筆法一卷

陳氏曰唐沁水荆浩浩然撰

德隅堂畫品一卷

德隅堂

畫品

卷

卷

陳氏曰李薦方叔撰趙令時德麟官襄陽行橐中諸畫方叔皆為之評品元符元年也

林泉高致集一卷

陳氏曰徽猷閣待制河陽郭思撰其父熙字淳夫善畫思元豐五年進士既貴追述其父遺迹事實待制許光疑為之序曰畫記畫訓畫意畫題畫訣而序文稱詩歌贊記詔誥銘志今本缺

廣川畫跋五卷

陳氏曰董道撰

畫繼十卷

陳氏曰鄧椿公壽撰以繼郭右虛之後張彥遠志止會昌元年若虛志止熙寧七年今書止乾道三年

射評要略一卷

晁氏曰李廣撰凡十五篇

陳氏曰依記也鄙淺無奇

嚴悟射訣一卷

晁氏曰唐王思永撰思永學射法於成都工曹嚴悟成書十篇每篇首必稱師曰

九鏡射經一卷

射訣一卷

陳氏曰唐檢校太子詹事韋韞撰制弓矢法三篇射法九篇又叙其學射之初有張宗者授之訣為射訣

射訓一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張仲殷撰中興書目云本朝人果也不當名犯廟諱

射議一卷

陳氏曰元城王越石仲寶撰凡七條

益津射格一卷

晁氏曰宋朝錢師益序以五善圖及武陵格踈密不同參酌為之

增廣射譜七卷

陳氏曰淳熙中詔進士習射書坊為此以射利末二卷為盧宗邁射法亦簡

投壺經一卷

晁氏曰唐上官儀奉勅刪定史玄道續註次周顛郝同梁簡文數家書為之唐志有其目

木射圖一卷

晁氏曰唐陸秉撰為十五筭以代侯擊地球以觸之飾以朱墨字以貴賤之朱者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墨者慢傲佞貪殘忍仁者勝濫者負而行一賞罰焉

溫公投壺新格一卷

晁氏曰宋朝司馬光君實撰舊有投壺格君實惡其多取奇中者以為僥倖因盡改之

文房四寶五卷

晁氏曰宋朝蘇易簡撰集古今筆硯紙墨本東坡實繼以賦頌述作有徐鉉序

墨譜一卷

晁氏曰宋朝董秉撰熙寧間人秉患世人徒知祖李之名而不知形模之異同製作之精拙故作圖以著其源流補蘇易簡之缺文云

墨苑三卷

陳氏曰趙郡李孝美伯陽撰曰圖曰式曰法元符中馬洵李元膺為之序

硯譜二卷

又名北海公硯錄

晁氏曰宋朝唐詢撰硯之故事及其優劣以紅絲石為第一端石次之

歙硯圖譜一卷

陳氏曰太子中舍知婺源縣唐積撰治平丙午歲

歙硯說一卷

又辨歙硯說一卷

陳氏曰皆不著姓名

硯史一卷

陳氏曰米芾撰

硯箋一卷

陳氏曰高似孫撰

閑堂雜記四卷

陳氏曰不著姓名述文房四譜而首載唐氏硯球

續文房四譜五卷

陳氏曰司農卿李洪秀頰撰

古鼎記一卷

晁氏曰唐吳協撰記古人鑄鼎本源及其形製

鼎錄一卷

陳氏曰梁中書侍郎虞荔撰

古今刀劍錄一卷

陳氏曰梁陶弘景撰

印格一卷

晁氏曰宋朝晁克一撰克一張文潛甥也文潛嘗為序之其略曰克一既好古印章其父補之愛之尤篤悉錄古今印璽之法謂之圖書譜自秦以來變制異狀皆能言其故余頗愛其用心不移致精於末務使有傳焉

經書

不狀通家王百七

六

爭

經籍子

文獻通考卷三百九

五

書



香譜一卷

晁氏曰宋朝洪芻駒父撰集古今香法有鄭康成漢宮香南史小宗香真誥嬰香戚夫人迫駕香唐貞半千香所記甚該博然通典載歷代祀天用水沉香獨遺之何邪

香譜一卷

香嚴三昧十卷

侯氏萱堂香譜一卷

侯氏萱堂香錄二卷譜或曰錄

陳氏曰並不知何代人作

南蕃香錄一卷

陳氏曰知泉州葉廷珪撰

九章算經九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姓名或曰周公九章者一方田二算粟三衰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盈不足八方程九句股

魏劉徽唐李淳風嘗為之法則此術起於漢之前矣

算經一卷

陳氏曰夏侯陽撰大抵乘除法也隋志二卷唐一卷甄鸞今本無注元豐京監本

求一算經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

六問算法五卷

晁氏曰唐龍受益撰并化零歌附

算經三卷

陳氏曰張丘建撰有序首言算者不患乘除之為難而患分之為難是以序列諸分之本元宣明約通之要法按唐志作一卷甄鸞注今本稱漢中郎守前司隸甄鸞註太史令李淳風等註釋算學博士劉孝孫撰細草細草者乘除

法實之詳悉也

應用算法一卷

陳氏曰夷門叟郭京元豐三年序稱平陽奇士蔣舜元撰凡八篇曰釋數田畝粟米端尺斤秤修築差分雜法摠為百五十七問前志在歷算類按射御書數均一藝也不專為歷算設故列於此

將作營造法式三十四卷

看詳一卷

晁氏曰皇朝李誠撰熙寧中勅將作監編修法式誠以為未備乃考究經史并詢討匠氏以成此書頒于列郡世謂瞻木經極為精詳此書殆過之

陳氏曰熙寧初始詔修定至元祐六年書成紹聖四年命誠重修元符三年上崇寧二年頒印前二卷為總釋其後曰制度曰功限曰料例曰圖樣而壕寨石作大小木調鑿

鋸作泥瓦彩畫刷飾又各分類匠事備矣

彈碁經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序稱世說曰魏武帝好彈碁宮中皆劾之難得其局以粧奩之蓋形狀相類就蓋而彈之俗中因謂魏宮粧奩之戲按西京雜記云劉向作彈碁典論云前代馬合卿張公子皆善彈碁然則起於漢朝非自魏始世說誤矣

陳氏曰張東之撰

五木經一卷并圖例

陳氏曰唐李翱撰元革註蓋樗蒲之戲也

樗蒲經一卷樗蒲格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序樗蒲古之戲也劉毅李安民慕容寶之徒皆擲盧不聞餘采今以盧梟為上雉犢次之

樗蒲經一卷

元

象碁一卷

又碁勢二卷

晁氏曰皇朝尹洙撰凡五圖今世所行者不與焉

溫公七國象碁一卷

晁氏曰司馬光君實撰周秦韓魏趙楚齊燕實八國而云七者周室不與焉

廣象戲圖一卷

濟北晁補之無咎撰自序曰象戲戲兵也黃帝之戰驅猛獸以為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余為兒時無他弄見設局布碁為此戲者縱橫出奇愕然莫測以為小道可喜也稍長觀諸家陣法雖畫地而守規矩有截而變化舒卷出入無倪其說亦可喜暇時因求所謂象戲者欲按之以消永日蓋局縱橫路十一碁三十二為兩軍耳意苦而狹也嘗試以局縱橫路十九碁九十八廣之意少

放焉然按圖置物計步而使終亦膠柱而已矣而智者用之則十九者之間盡強弱之形九十八者之間盡死生之勢而十九九十八之外死生強弱可循環於無窮飽食終日得吾說而為之則涿鹿之縱觀猶目前矣

忘憂集三卷

晁氏曰皇朝劉仲甫編載唐韋延祐碁訣并古今碁圖

忘憂清樂集一卷

陳氏曰碁待詔李逸民撰集

通遠集一卷

陳氏曰無名氏視清樂為略

象碁神機集一卷

陳氏曰稱杉楊葉茂卿撰

釣鰲圖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凡四十類各有一詩  
採珠局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序云王公而不知其名凡三十餘類亦  
各有一詩

捉卧甕人事數一卷

晁氏曰皇朝李庭中撰以畢卓嵇康劉伶阮孚山簡阮籍  
儀狄顏回屈原陶潛孔融陶侃張翰李白白樂天為目有  
趙昌言序

陳氏曰此篇與釣鰲圖採珠格局勸酒玉燭詩名一卷皆  
酒邊雅談

三象戲圖一卷

陳氏曰似陽成師仲編

雙六格一卷

晁氏曰不題撰人其法左右十二梁設二朋朋各十五子  
一白一黑用明瓊二各以其采由右歸左子單則它子得  
擊兩子以上它子雖相當不得擊故武后夢雙六不勝狄  
仁傑所以云無子也

葉子格戲一卷

晁氏曰不著撰人世傳葉子婦人也撰此戲晚唐之時

三國圖格一卷

金龍戲格一卷

打馬格一卷

旋碁格一卷

晁氏曰並不題撰人

漢官儀新選一卷

晁氏曰皇朝劉敞撰刪取西漢之官而附其列傳黜陟可  
戲笑雜編之以為博奕之一物

進士采選一卷

陳氏曰趙明遠景昭選此元豐末改官制時遷除格例也  
打馬圖式一卷

陳氏曰鄭寅子敬撰用五十馬

打馬賦一卷

陳氏曰易安李氏撰用二十馬以上三者各有不同今世  
打馬大略與古樗蒲相類

譜雙一卷

陳氏曰洪遵集此戲今人不復為

希古集一卷

陳氏曰括蒼何宗姚取投壺新式及馮氏射法為一編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九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集

吳氏曰漢時未以集名書故漢藝文志載賦頌歌詩一百  
冢皆不曰集晉孫勉分書為四部其四曰丁部宋王儉撰  
七志其三曰文翰志皆無集名至梁阮孝緒為七錄始有  
文集錄隋經籍志遂以荀况等賦皆謂之集而又有別集  
史官謂別集之名漢東京所朔按閔馬父論商頌之亂曰  
韋昭注輯成也蓋東京別集之名實本於劉歆之輯略而  
輯略又本於商頌之輯云

宋兩朝藝文志曰別集者人別為集古人但以名氏命篇  
南朝張融始著玉海之號後世爭效制為集名一家至有

十數者爵里年氏各立意義或相重複而文亦不勝其繁矣

晁氏曰昔屈原作離騷雖詭譎不槩諸聖而英辯藻思閎麗演迤發於忠正蔚然為百代詞章之祖衆士慕嚮波屬雲委自時厥後綴文者接踵於道矣然軌轍不同機杼亦異各名一家之言學者欲矜式焉故別而聚之命之為集蓋其原起於東京而極於唐至七百餘家當晉之時摯虞已患其凌雜難觀嘗自詩賦以下彙分之曰文章流別後世祖述之而為總集蕭統所選是也至唐亦且七十五家嗚呼盛矣雖然賤生於無所用或其傳不能廣值水火兵寇之厄因而散失者十八九亦有長編巨軸幸而得存而屬目者幾希此無它凡以其虛辭濫說徒為觀美而已無益於用故也今錄漢迄唐附以五代本朝作者其數亦甚衆其間格言偉論可以扶持世教者為益固多至於虛辭濫說如上所陳者知其終當泯泯無聞猶可以自警則其無用亦有用也是以不加銓擇焉

賦詩

漢藝文志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古端字因物動志則造辭義之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聘問歌詠不列於侯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司馬相如枚乘及揚子雲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雲悔

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辭人後代為如文辭之人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序詩賦為五種

隋經籍志曰漢武帝命淮南王為楚詞章旦受詔食時而奏之其書今亡後漢校書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於劉向逸又自為一篇并叙而注之今行於世隋時有釋道騫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今傳楚辭者皆祖騫公之音

漢志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一篇

又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入楊雄八篇

漢志賦又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

又雜賦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

漢志歌詩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

隋志楚辭十部二十九卷通計亡書十一部四十卷

唐志楚辭七部二十二卷

宋中興志楚辭九家十二部二百四卷

別集

隋志四百三十七部四千三百八十一卷通計亡書合八百八十六部八千一百二

卷十六

唐志七百三十六家七百五十部七千六百六十八卷失姓名一家玄

宗以下不著錄四百六家五千一百二十二卷

宋三朝志五百五十四部四千六百四十五卷

宋兩朝志一百七十七部一千五百一十七卷

宋四朝志二百五十一部六千八百四十九卷

宋中興志一千一家一千二百六十六部一萬七千四百二十

經籍集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一

三

庚辰

六卷

別集

楚詞十七卷

晁氏曰後漢校書郎王逸叔師注楚屈原名平為懷王左徒博聞強志嫻於辭令後同列心害其能而讒之王怒疏平平自傷忠而被謗乃作離騷經以諷不見省納及襄王立又放之江南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游卜居漁父大招自沉汨羅以死其後楚宋玉作九辯招魂漢賈誼作惜誓淮南小山作招隱士東方朔作七諫嚴忌作哀時命王褒作九懷劉向作九歎皆擬其文而哀平之死於忠至漢武時淮南王安始作離騷傳向與校經書分為十六卷東京班固賈逵各作離騷章句餘十五卷闕而不說至逸自以為南陽人與原同土悼傷之復作十六卷章句又續為九

思取班固二序附之為十七篇按漢書志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至大招凡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十一則溢而為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繫九歌之末又不可合十一為九然則謂大招為原辭可疑也夫以招魂為義恐非自作或曰景差蓋近之其卷後有蔣之翰跋云晁美叔家本也

陳氏曰逸之注雖未能盡善而自淮南王安以下為訓傳者今不復存其目僅見於隋唐志獨逸注幸而尚傳興祖從而補之於是訓詁名物詳矣

楚辭釋文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其篇次不與世行本同

陳氏曰古本無名氏洪氏得之吳郡林處德祖其篇不與



今本同今本首騷經次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九辯招魂大招惜誓招隱七諫哀時命九懷九歎九思釋文亦首騷經次九辯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九歎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洪氏按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則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人始以作者先後次序之耳朱侍講按天聖十年陳說之序以為舊本篇第混并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其篇第然則今本說之所定也余按楚辭劉向所集王逸所注而九歎九思亦列其中蓋後人所益也歟

補注楚辭十七卷 考異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凡王逸章句有未盡者補之自序云以歐永叔蘇子瞻晁文元宋景文家參考之遂為定本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且言辨騷非楚辭也蓋不當錄

陳氏曰洪興祖撰興祖少時從柳展如得東坡手校十卷凡諸本異同皆兩出之後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叅校遂為定本始補王逸章句之未備者成書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附古本釋文之後其末又得歐陽永叔孫莘老蘇子容本於關子東葉少協校正以補考異之遺洪於是書用力亦勤矣

重編楚辭十六卷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重編獨離騷經仍故為首篇其後以遠遊九章九歌天問卜居漁父大招九辯招魂惜誓七諫哀時命招隱九懷九歌為次而去九思一篇其說曰按八卷屈原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本所第篇或不次第於是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叙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

原既放之後摠憤所作者故遷於下卜居漁父自叙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與疑原作非景差辭沉淵不返故以終焉為楚辭上八卷九辯招魂皆宋玉或曰九辯原作其聲浮矣惜誓弘深或以為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忌王褒漢宣帝時人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最後作故其次序如此皆西漢以前文也為楚辭下八卷王逸東漢人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闕矣又十七卷非舊錄故去之又頗刪逸離騷經訓釋淺陋者而錄司馬遷原傳冠其首云

續楚辭二十卷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編擇後世文賦與楚辭類者編之自宋玉以下至本朝王令凡二十六人計六十篇各為小序以冠其首而最喜沈括以為辭近原蓋深探其用意疾隨

其步趨而與之偕然亦暇而不迫也

變離騷二十卷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編公既集續楚辭又擇其餘文賦大意祖述離騷或一言似之者為一編其意謂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今楚辭又變而迺始曰變離騷者欲後世知其出於原也猶服盡而繫其姓於祖云所錄自楚荀卿至本朝王令凡三十八人通九十六首

陳氏曰晁補之無咎撰去九思一篇入續楚辭定著十六卷篇次亦頗改易又不與陳說之本同續變二篇皆楚辭流派其曰變者又以其類離騷而少變之也新序三篇述其意甚詳然其去取之際或有不能曉者

楚辭贅說四卷

陳氏曰右司即宣城周紫芝少隱撰嘗為哀湘壘賦以及

賈誼揚雄之說又為此書頗有發明

楚辭集說八卷

辯證二卷

陳氏曰侍講新安朱熹元晦撰以王氏洪氏注或迂滯而遠於事情或迫切而害於義理遂別為之注其訓故文義之外有當考者則見於辯證所以祛前世之蔽陋而發明屈子之微意於千載之下忠魂義魄頓有生氣其於九歌九章尤為明白痛快至謂山海經淮南子殆因天問而著書說者反取二書以證天問可謂高世絕識豪髮無遺恨者矣公為此注在慶元退居之時序文所謂放臣棄子怨妻去婦蓋有感而託者也其生平於六經皆有訓傳而其殫見洽聞發露不盡者萃見於此書嗚乎偉矣其篇第視舊本益賈誼二賦而去諫歎懷思屈子所著二十五篇為離騷而宋玉以下則曰續離騷其言七諫以下辭意平緩

意不深切如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者為名言也

朱子自序曰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對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纏綿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淳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投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辭至漢未久而說者以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

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考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三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覆嗟嘆咏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事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壹鬱而不得申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得白於後世子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粗加彙括定爲集注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朱子語錄曰楚辭不甚怨君今彼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託神以爲君言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它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爲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楚些沈存中以此爲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蓋今人只求之於雅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楚辭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着力做只是不好

楚辭後語六卷

陳氏曰朱熹撰凡五十二篇以晁氏續變二書刊定而去取則嚴而有意矣

朱子自序曰楚辭後語目錄以鼂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  
補定著凡五十二篇鼂氏之為此書固主爲辭而亦不得  
不兼取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  
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  
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辭也故今所欲取而使  
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感怨慕淒涼之意乃爲得其餘  
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  
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  
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楊柳亦不  
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  
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  
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  
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

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弃不錄則  
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思萬  
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  
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諷之有哉其息夫躬柳  
宗元之不弃則鼂氏已言之矣至於楊雄則未有議其罪  
者而余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媿而  
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  
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雄則欲因反騷而著  
蘇氏洪氏之貶辭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辭鼂氏以  
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  
抑以其自謂晉臣耻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  
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  
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

文章有不足為者矣其為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著悉云

龍岡楚辭說五卷

陳氏曰求嘉林應辰渭起撰以離騷章分段釋為二十段九歌九章諸篇亦隨長短分之其推屈子不死於汨羅比諸浮海居夷之意其說甚新而有理以為離騷一篇詞雖哀痛而意則宏放與夫直情經行勇於蹈河者不可同日語且其與寄高遠登昆侖歷閼風指西海涉陸皇皆寓言也世儒乃以為實者何哉然沈湘之事傳自司馬遷賈誼楊雄皆未嘗有異說漢去戰國未遠恐非虛語也

新校楚詞十卷

翼騷一卷

洛陽九詠一卷

陳氏曰昭武黃伯思長睿撰其序言屈宋諸騷皆是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若此只卷評蹇紛

侘傺者楚語也悲壯頓挫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芷荃葍蕙若煩蘅者楚物也既以諸家物校定又以太史公屈原傳至陳說之序附以今序別為一卷目以翼騷洛陽九詠者伯思所作也

宋玉集一卷

陳氏曰楚大夫宋玉撰史記屈原傳言楚人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原之弟子也而王之詞賦獨傳至以屈宋並稱於後世餘人皆莫能及按隋志集三卷唐志二卷今書乃文選及古文苑中錄出者未必當時本也

枚叔集一卷

陳氏曰漢弘農都尉淮陰枚乘撰叔其字也隋志梁時有二卷亡唐志復著錄今本乃於漢書及文選諸書抄出者

董仲舒集一卷

陳氏曰漢膠西相廣川董仲舒撰隋唐志皆二卷今惟錄本傳中三策及古文苑所載士不遇賦詣公孫弘記室書二篇而已其序篇略本傳語亦載古文苑仲舒平生著如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類其泯沒不存者多矣所傳繁露亦非本真也

劉中壘集五卷

陳氏曰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撰前四卷封事並見漢書九歎見楚辭末請雨華山賦見古文苑

楊子雲集五卷

晁氏曰漢楊雄子雲也古無雄集皇朝譚愈好雄文患其散在篇籍離而不屬因綴繹之四十餘篇  
陳氏曰大抵皆錄漢書及古文苑所載按宋玉而下五家皆見唐以前藝文志而三朝志俱不著錄崇文總目僅有

董集一卷而已蓋古本多已不存好事者於史傳及類書中鈔錄以備一家之作充藏書之數而已

二十四箴一卷

晁氏曰楊雄撰今廣德所刊本校集中無司空尚書博士太常四箴集中所有皆據古文苑而此四箴或云崔駰或云崔子玉疑不能明也

蔡中郎集十卷

晁氏曰後漢蔡邕伯喈也陳留圉人仕至左中郎將後為王允所害邕博學好詞章術數天文妙操音律在東觀欲補漢紀自陳十意及付獄乞黥刑以成書不能得遂死獄中所著文章百四篇今錄止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或曰碑銘或曰神誥或曰哀讚其實一也嘗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它可知已凡文集其人正傳者止掇論

其文學之辭及略載鄉里所終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見餘歷官與其善惡率不錄若史逸其行事者則雜取他書詳載焉庶後有考

陳氏曰唐志二十卷今本闕亡之外才六十四篇其間有稱建安年號及為魏宗廟頌述者非邕文也卷末有天聖癸亥歐陽靜所書辯證甚詳以為好事者雜編他人之文相混非本書

致堂胡氏曰伯喈才士也而短於識文章翰墨又非班馬之儔假令續成漢史不過與范曄伯仲耳

陳思王集十卷

晁氏曰魏曹植子建也太祖子文帝封植為陳王卒年三十一謚曰思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詞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援筆立成自少至終篇籍不離手按魏志景初中撰錄

植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隋志植集三十卷唐志植集二十卷今集十卷此隋唐本有亡逸者而詩文近二百篇返逸於本傳所載不曉其故

陳氏曰今本二十卷與唐志同其間亦有采取御覽書鈔類聚諸書中所有意皆後人附益然則非當時全書矣其或引摯虞流別集此書國初已亡猶是唐人舊傳也

陳孔璋集十卷

陳氏曰魏丞相軍謀掾廣陵陳琳孔璋撰魏志文帝為五官中郎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廣陵陳琳孔璋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並見友善自邯鄲淳繇欽路粹丁廙楊修荀綽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人之列世所謂建安七子者也但自王粲而下賤六人意子建亦在其間耶而文帝典論



則又以孔融居其首并粲琳等謂之七人植不與焉今諸家詩文散見於文選及諸類書其以集傳者仲宣子建孔璋三人而已余家有仲宣集

王粲集八卷

晁氏曰後漢王粲仲宣也高平人爲魏侍中粲博物多識強記善筭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爲宿製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今集有八十一首按唐藝文志粲集十卷今亡兩卷其詩文反多於史所紀二十餘篇與曹植集同

阮籍集十卷

晁氏曰魏阮籍嗣宗也尉氏人籍志氣宏放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屬文不留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體雖不拘禮教而發言玄遠晉帝輔政爲從事中郎後求爲

步兵校尉

嵇康集十卷

晁氏曰魏嵇康叔夜也譙國人康美詞氣有儀土木形骸不自藻飾學不師受博覽該通長好莊老屬文玄遠以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景元初鍾會譖於晉文帝遇害陳氏曰康本姓奚自會稽徙譙之鉉縣嵇山家其側遂氏焉取稽字之上志其本也所著文論六七萬言今存於世者僅如此唐志猶有十五卷

張司空集三卷

晁氏曰晉張華茂先也范陽人惠帝時爲司空爲趙王倫所害華學業優博詞藻溫麗圖緯方伎等書莫不詳覽家有書三十乘天下奇秘悉在博物洽聞世無與比集有詩一百二十哀詞冊文二十一賦三

陸機集十卷

陳氏曰前二卷為四言五言詩後一卷為冊祝哀誄等文  
晁氏曰晉陸機士衡也抗之子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服膺  
儒術非禮不動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太康  
末入洛成都王穎令機率師伐長沙王乂至河橋大敗為  
穎所誅初造張華華重其名如舊相識嘗謂之曰人常恨  
才少而子更患多葛洪著書亦稱歎焉所著文章凡三百  
餘篇今存詩賦論議箋表碑誄一百七十餘首以晉書文  
選校正外餘多舛誤機仕終平原內史

陸雲集十卷

晁氏曰晉陸雲士龍也吳郡人惠帝時為中書侍郎會見  
機兵敗同遇害雲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與機齊名  
雖文章不及而持論過之所著文音三百四十九篇新書

十篇雲仕終清河內史

劉司空集十卷

陳氏曰晉司空中山劉琨越石撰前五卷差全可觀後五  
卷闕誤或一卷數行或斷續不屬殆類鈔節者末卷劉府  
君誄尤多訛未有別本可以是正

陶靖節集十卷

晁氏曰晉陶淵明元亮也一名潛潯陽人蕭統云淵明字  
元亮晉書云潛字元亮宋書云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  
元亮按集中孟嘉傳與祭妹文皆自稱淵明當從之晉安  
帝末起為州祭酒桓玄篡位淵明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  
就躬耕自資劉裕起兵討玄誅之為鎮軍將軍淵明叅其  
軍事未幾遷建威參軍淵明見裕有異志乃求為彭澤令  
去職潛少有高趣好讀書不求甚解著五柳先生傳以自

况世號靖節先生今集有數本七卷梁蕭統編以序傳顏延之誄載卷首十卷者北齊楊休之編以五孝傳聖賢群輔錄序傳誄分三卷益之詩篇次差異按隋經籍志潛集九卷又云梁有五卷錄一卷唐藝文志潛集五卷今本皆不與二志同獨吳氏西齋自有潛集十卷疑即休之本也休之本出宋庠家云江左舊書其次第最有倫貫獨四八目後八儒三墨二條疑後人妄加

東坡蘇氏曰吾於詩人無所好獨好淵明詩淵明詩不多然質而實綺靡而實腴自曹劉沈謝李杜諸人莫能及也山谷黃氏曰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而不便語俗此庾開府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

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龜山楊氏曰淵明詩所不可及者冲澹深邃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及也

朱子語錄曰淵明詩人皆說平淡據其看它自家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祖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西山真氏曰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淵明之詞甚高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辭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水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曾中叟彌縫使其淳淵明之智及此豈玄虛之士可望耶雖其遺榮辱一得喪真有

曠達之風細玩其辭時亦悲涼感慨非無意世事者或者徒知義熙以後不著年號爲耻事二姓之驗而不知其瞻王室蓋有乃祖長沙公之心獨以力不得爲故肥遯以自絕食薇飲水之言啣木填海之喻至深痛切顧讀者弗之察耳淵明之志若是又豈毀彝倫而外名教者可以同日語乎

後村劉氏曰陶公如天地間之有慶雲醴泉是惟無出出則爲祥瑞且饒坡公一人和陶可也

靖節年譜一卷年譜辨證一卷

雜記一卷

陳氏曰吳郡吳仁傑斗南爲年譜張演季長辨證之又雜記晉賢論靖節語此蜀本也卷末有陽休之宋庠序錄私記又有治平三年思悅題稱永嘉不知何人也

靖節詩註四卷

贈端明殿學士番陽湯文清公漢撰以述酒一篇爲晉恭帝哀詞蓋劉裕旣受禪使張偉以毒酒酖帝偉自飲而卒乃令兵人踰垣進藥帝不肯飲兵人以被掩殺之故哀帝詩託名述酒其自序云陶公詩精深高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房五世相韓之義同旣不爲狙擊震動之舉又時無漢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荆軻繼二疏三良而發味所謂拊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者讀之亦可以深悲其志也已平生危行言孫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庾辭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翁所深致意者迄不得白於後世尤可以使人增欷而累歎也余竊窺見其旨因加箋釋以表暴其心事及它篇有可以發明者併著之又按詩中言本志少說固窮多夫惟忍於饑寒之苦而後能存

節義之閑西山之所以有餓夫也世士貪榮祿事豪侈而高談名義自方於古人余未之信也

鮑參軍集十卷

晁氏曰宋鮑照明遠也上黨人世祖以為中書舍人後臨川王子頊鎮荊州照為參軍子頊敗為亂兵所殺初孝武好文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謂照才盡實不然也事見沈約書而李延壽史乃以世祖為文帝集有唐虞炎序云為宋景所害尚見於它書乎

謝惠連集五卷

晁氏曰宋謝惠連也元嘉七年為彭城王法曹行參軍十歲能屬文為雪賦以高麗見奇族兄靈運每見其新文曰

張華重生不能易也

謝宣城集五卷

晁氏曰齊謝朓玄暉也陽夏人明帝初自中書郎出為東海太守東昏時為江祐黨譖害之朓少學有美名文章清麗善草隸尤長五言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文選所錄朓詩近二十首集中多不載今附入

陳氏曰集本十卷樓炤知宣州止以上五卷賦與詩刊之下五卷皆當時應用之文衰世之事可采者已見本傳及文選餘視詩劣焉無傳可也

後村劉氏曰詩至三謝如玉人之攻玉錦人之機錦極天下之工巧組麗而去建安黃初遠矣

唐子西語錄云三謝詩靈運為勝當就文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其優劣也 又云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

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至玄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觀世變也一又云靈運在永嘉因夢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之句玄暉在宣城因登三山遂有澄江淨如練之句二公妙處蓋在於鼻無垠目無膜爾鼻無垠斤將曷運目無膜篋將曷施所謂混然天成天球不琢者歟靈運如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清暉能娛人游子澹忘歸玄暉詩如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語皆得三百篇之餘韻是以古今以爲奇作

孔德璋集一卷

陳氏曰齊太子詹事山陰孔稚圭德璋撰北山移文其所作也

沈休文集十五卷

別集一卷

又九卷

陳氏曰梁特進吳興沈約休文撰約有文集百卷今所存者惟此而已十五卷者前二卷爲賦餘皆詩也別集雜錄詩文不分卷九卷者皆詔草也館閣書目但有此九卷及詩一卷凡四十八首

吳均集三卷

晁氏曰梁吳均叔宰也史稱均博學才俊體清拔有古氣好事効之謂之吳均體有集二十卷唐世搜求止得十卷今又亡其七矣舊題誤曰吳筠筠乃唐人此詩殊不類而其中有贈柳貞陽周興嗣輩詩固已知其非筠又有蕭子雲贈吳朝請入東詩蓋在武帝時爲奉朝請則知爲均也無疑矣蕭子雲詩八蕭子顯朱异平筠王僧孺詩各一附顏之推譏均集中有破鏡賦今已亡之

江淹集十卷

晁氏曰梁江淹文通也濟陽人梁初爲散騎常侍封醴陵侯少好學不事章句留情於文章晚節才思微退人謂才盡著述百餘篇自撰爲前後集今集凡二百四十九篇魏晉間名人詩文之行于世者往往羨於史所載如曹植王粲及淹皆是也豈後人妄附益之歟

何遜集二卷

晁氏曰梁何遜仲言也東海人終水部員外郎遜少能詩州舉秀才范雲見其文嗟賞曰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能清濁古今見之何生矣沈約謂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與劉孝綽俱以文章見重於世謂之何劉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今亡逸不全

陳氏曰本傳集八卷館閣書目今所傳止此

庾開府集二十卷

晁氏曰周庾信子山也南陽人梁元帝時爲散騎常侍聘西魏遂留長安孝閔時終司憲大夫信在梁與徐陵文並綺麗世號徐庾體有滕王道序

陳氏曰信肩吾之子仕梁及周其在揚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自入魏以來所作而哀江南賦實爲首冠

陰鏗集一卷

晁氏曰陳陰鏗子堅也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工五言詩徐陵言之於世祖使賦安樂宮援筆立成累遷散騎常侍有集三卷隋已亡其二今所存十數詩而已杜少陵嘗贈李太白詩首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觀此集白蓋過之遠矣甫之慎許可乃如此

稽聖賦三卷

陳氏曰北齊黃門侍郎琅琊顏之推撰其孫師古註蓋擬天問而作中興書目稱為李淳風註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一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集

唐太宗集三卷

陳氏曰唐文皇帝本集四十卷館閣書目但有詩一卷六十九首而已今此本第一卷賦四篇詩六十五首後二卷為碑銘書詔之屬而訛謬頗多世所傳太宗之文見於石刻者如帝京篇秋日効庾信體詩三藏聖教序皆不在又晉書紀傳論稱制曰者四皆太宗御製也今獨載宣武二紀論而陸機王羲之傳論不預焉宣紀論復重出其它亦多有非太宗文者雜廁其中者非善本也

東皋子五卷



陳氏曰唐太樂丞太原王績無功撰文中子王通仲淹之弟也仕隋爲正字嗜酒簡放不樂仕進晚以太樂吏焦革善釀求爲其丞不問流品亦阮嗣宗步兵之意也革死乃歸於所居立杜康祠爲文祭之以焦革配自號東臯子其友呂才鳩訪遺文編成五卷爲之序有醉鄉記傳於世其後陸淳又爲之序

周氏涉筆曰舊傳四聲自齊梁至沈宋始定爲唐律然沈宋體製時帶徐庾未若王績剪裁鍛鍊曲盡清玄真開述唐詩也如云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琴曲唯留古書名半是經九月九日一篇野人迷節候端坐隔塵埃忽見黃花吐方知素節回暎巖千段發臨浦萬株開香氣徒盈把無人送酒來蓋淵明古體蟠屈入八句中渾然天成又唐末諸家所不能也無功放逸傲世而詩句如此豈其真得

於自然乎獨坐云問君尊酒外獨坐更何須有客談名理無人索地租三男婚令族五女嫁賢夫百年隨分了未羨陟方壺無功本席世家之盛師友之門恩誼暖熟生理不干其心因得以一意世外不屈節求人所謂福慧雙入者耶

晁氏曰隋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六合丞棄官畊東臯自號東臯子唐書以爲隱逸集有呂才序稱其幼岐嶷年十五謁楊素占對英辨一座盡傾以爲神仙童子薛道衡見其登龍門憶禹賦歎曰今之庾信也且載其卜筮之驗者數事

楊盈川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楊炯也華陰人顯慶六年舉神童授校書郎終婺州盈川令炯博學善屬文與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

辭齊名海內稱王揚盧駱四才子亦曰四傑爛自謂吾媿  
在盧前耻居王後張說曰盈川文如縣河酌之不竭耻王  
後信愧盧前謙也集本三十卷今多亡逸

王勃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王勃子安也通之孫麟德初劉祥道薦其才對  
策高等授朝散郎沛王召署府修撰以戲為諸王鬪雞檄  
高宗怒斥出府父為交趾令勃往省溺海死勃屬文初不  
精思先磨墨數升酌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  
一字時人謂之腹藁有劉元濟序

盧照隣幽憂子集十卷

晁氏曰唐盧照隣昇之也范陽人調新都尉病去官隱具  
茨山下手足攣廢疾久訣親戚自沈潁水照隣自以當高  
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聘賢士

已廢著五悲文今在集中自號幽憂子

駱賓王集十卷

晁氏曰唐駱賓王也義烏人武后時數言事得罪貶臨海  
丞不得志棄官去文明中徐敬業亂署府佐為敬業傳檄  
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之矍然及敗亡不知所之後宋之問  
逢之於靈隱寺已祝髮為浮屠矣賓王七歲能屬文妙於  
五言詩中宗詔求其文得百餘篇命郝雲卿次序之  
陳氏曰其首卷有魯國郝雲卿序言賓王光宅中廣陵亂  
伏誅莫有收拾其文者後有勅搜訪又有四五本卷數亦  
同而次序先後皆異序文視前加詳而云廣陵起義不捷  
而迨本傳亦言敗而亡命不知所終與蜀序合  
朝野僉載云駱賓王為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  
漢家離宮三十六之類時號等博士

容齋洪氏隨筆曰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  
駢儷作記序碑碣蓋一時體格如此而後來頗議之杜詩  
云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晒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  
不廢江河萬古流正謂此耳身名俱滅以責輕薄子江河  
萬古流指四子也韓公滕王閣記云江南多游觀之美而  
滕王閣獨為第一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注  
謂王勃作游閣序又云中丞命為記竊喜載名其上詞列  
三王之次有榮耀焉則韓之所以推勃亦為不淺矣勃之  
文今存者二十卷云

蘇許公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蘇頌廷石也武功人調露二年進士賢良方正  
異等除左司禦府胄曹員外宗時中書舍人知制誥開元四  
年同紫微黃門平章事頌幼敏悟一覽五千言輒覆景龍

後與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李德裕謂近世詔誥惟頌  
序事外為文章韓休為序集本四十六卷今亡其半矣

陳子昂集十卷

晁氏曰唐陳子昂伯玉也梓州人文明初舉進士上書召  
見累擢拾遺新唐書稱子昂聖曆初解官歸養父喪廬墓  
縣令段簡貪暴脅取其賂不厭逮捕死獄中沈下賢獨云  
為武承嗣所殺未知孰是子昂少以豪俠使氣及冠折節  
為學精究墳籍耽愛黃老易象尤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  
庾餘風天下祖尚至是始變雅正故雖無風節而唐之名  
人無不推之柳儀曹曰張說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  
極張九齡以比興之暇攻著述而不克備唐興以來稱是  
選而不作者子昂而已

陳氏曰黃門侍郎盧藏用為序又有別傳繫之卷末子昂

死時才四十二為神鳳頌明堂議納忠貢諛於孽后之朝  
大節不足言然其詩文在唐初實首起八代之衰者韓退  
之薦士詩言國朝盛文章于昂始高蹈非虛語也盧序亦  
簡古清壯非唐初文人可及

後村劉氏曰唐初王楊沈宋擅名然不脫齊梁之體獨陳  
拾遺首倡高雅冲淡之旨一掃六代之纖弱趨於黃初建  
安矣太白韋柳繼出皆自子昂發之如世人拘目見酣酒  
笑丹經崑崙有瑤樹安得采其英如林居病時久水木澹  
孤清閑卧觀物化悠悠念群生青春以萌達朱火已滿盈  
徂落方自此慮歎何時平如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已  
已行采芝萬世同一時如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  
經世道遺身在白雲舒可彌宇宙卷之不盈分豈徒山木  
壽空與麋鹿羣如臨歧泣世道天命良悠悠昔日殷王子

玉馬遂朝周寶鼎淪伊穀瑤臺成古丘西山傷遺老東陵  
有故侯皆蟬蛻翰墨畦逕讀之使人有眼空四海神游八  
極之興

按陳拾遺詩語高妙絕出齊梁誠如先儒之論至其它  
文則不脫偶儷卑弱之體未見其有以異於王楊沈宋  
也然韓吏部柳儀曹盛有推許韓言國朝盛文章子昂  
始高蹈柳言備比興著述二者而不作則不特稱其詩  
而已二公非輕以文許人者此論所未諭本傳載其與  
明堂建太學等疏其言雖美而陳之於牝朝則非所宜  
史贊所謂薦珪璧於房闈以脂澤汗慢帷信矣

宋之問考功集十卷

晁氏曰唐宋之問延清也汾州人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  
藝館誥事太平公主為考功員外郎睿宗初貶欽州賜死

自魏建安訖江右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間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沈宋徐堅嘗論之間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其為當時所重如此

沈佺期集五卷

晁氏曰唐沈佺期雲卿也相州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遷弘文館直學士常侍中宗宴舞回波為弄辭以悅帝還賜牙緋

陳氏曰自沈約以來始以音韻對偶為詩至佺期之間益加靡麗學者號沈宋唐律蓋始於此二人皆以附二張進之問尤無行

石林葉氏曰黃大臨云魯直晚喜沈佺期宋之間詩以為與杜審言同時老杜五言不惟出其家法亦參得二人之

妙也青宜州並不以書同行篋中惟有佺期集一部然魯直文字中未嘗及當是不示人以朴也吾嘗問大臨詩中所甚愛者舉海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一篇以為二十字中婉而有味如人序百許言者然今歷論節氣有清明無寒食流俗但以清明前為寒食既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此不可解也

杜審言集一卷

晁氏曰杜審言必簡也襄陽人預之後裔擢進士博才傲世嘗對武后賦歡喜詩后歎重其文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集有詩函十餘篇而已

張燕公集三十卷

晁氏曰唐張說道濟也洛陽人永昌元年賢良方正策第一累遷鳳閣舍人睿宗時兵部侍郎平章事開元十八年

終左丞相燕國公說為文精壯長於碑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常典集賢圖書之任論撰國史晚謫岳州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

陳氏曰說與蘇頲號燕許大手筆家未有蘇許公集

李嶠集一卷

晁氏曰李嶠巨山也贊皇人擢進士第制策甲科為監察御史武后時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嶠富才思前與王勃楊炯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為文章宿老學者取法集本六十卷未見今所錄一百二十詠而已或題曰單題詩有張方法

張九齡曲江集二十卷

晁氏曰張九齡子壽也曲江人長安二年進士調校書郎以道伴伊呂科策高等為左拾遺開元中為中書令卒謚

文獻九齡風度醞籍幼善屬文玄宗朝知制誥雅為帝知為相謂諤有大臣節及貶荊州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徐堅論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柳宗元以九齡兼攻詩文但不能究其極爾集後有姚子彥所撰行狀呂溫撰真讚鄭宗珍撰謚議徐浩撰墓碑及贈司徒勅詞

陳氏曰曲江本有元祐中郡人鄧開序自言得其文於公十世孫蒼梧守唐輔而刊之卷末行狀神道碑謚議蜀本無之

王右丞集十卷

晁氏曰唐王維摩詰也太原人開元九年進士終尚書右丞維幼能屬文工草隸善畫名盛安祿山反陷賊中賊大宴凝碧池賦詩痛悼詩聞行在後得免死代宗訪維文章

於弟縉哀集十卷上之李肇記維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以為竊李嘉祐者今嘉祐集無之豈肇厚誣手

陳氏曰建昌本與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異於它處本而此集編次尤無倫維詩清逸追逼陶謝輞川別墅圖畫摹傳至今嘗與裴迪同賦各二十絕句集中又有與迪書略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大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踈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每思曩昔携手賦詩當待春中卉木蔓發輕條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臯麥雉朝雊倘能從我遊乎余每讀之使人有飄然獨往之興迪詩亦佳然它無聞於世蓋亦高人也輞川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本末之間別圖維後表為清源寺終墓其西

張鷟龍筋鳳髓判十卷

晁氏曰唐張鷟字文成辭章藻麗嘗入中制科此乃其書判也凡一百首

陳氏曰鷟調露中進士事迹見張薦傳薦之祖也唐以書判拔萃科選士此集凡百題自省臺寺監百司下及州縣類事屬辭蓋待選預備之具也自號浮休子

洪氏容齋隨筆曰唐史稱張鷟早慧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今其書傳於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是也僉載紀事瑣尾擿裂且多媒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采如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也

儲光義集五卷

晁氏曰唐儲光義也魯人登開元十四年進士第嘗為監察御史後從安祿山偽署賊平貶死

王昌齡詩六卷

晁氏曰唐王昌齡少伯也江寧人開元十五年進士為秘書郎又中宏詞不獲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歸鄉里為刺史間丘曉所殺昌齡工詩縝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

常建詩一卷

晁氏曰唐常建也開元十五年進士歐陽永叔嘗愛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乃建詩也

劉長卿集

晁氏曰唐劉長卿字文房開元末第進士至德中監察御史以檢校祠部員外為轉運使判官知淮西岳鄂轉運留後觀察吳仲孺誣奏貶潘州南巴縣尉會有為之辨者除

睦州司馬終隨州刺史長卿剛而犯上故兩逢斥廢詩雖窘於才而能鍛鍊權德輿嘗謂為五言長城今集詩九卷

雜文一卷

顏真卿文一卷

晁氏曰唐顏真卿清臣也萬年人博學工辭章開元二十二年進士又登制科代宗時為太子太師使李希烈為希烈所害世謂真卿忤揚國忠李輔國元載楊炎盧杞拒安祿山李希烈廢斥者以至於死而不自悔天下一人而已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而所為乃爾者蓋天性然也

陳氏曰真卿之推五世孫師古曾姪孫按館閣書目嘉祐中宋敏求惜其文不傳乃集其刻於金石者為十五卷今本序文劉敞所作乃云吳興沈侯編輯而著沈之名留元



剛刻於永嘉為後序則云劉原父所序即宋次道集其刻於金石者也又不知何據元剛復為之年譜益以拾遺一卷多世所傳帖語且以行狀碑傳為附祿魯公之裔孫裕自五代時官温州與其弟綸祥皆徙居永嘉樂清本朝世復其家且時褒錄其子孫有登科者公是

劉氏序略曰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其塵垢糠粃猶將祗飾而誦習之以勸事君况其所自造之文乎然公歿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蓋有存焉而雜出傳記流於簡牘則百而一二銘載功業藏於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下則不能徧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於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

蕭穎士集一卷

晁氏曰唐蕭穎士茂挺也梁宗室之後舉進士開元二十三年中第為史館待制安祿山反竄山南節度崔圓授揚州工曹至官信宿而去客死汝南逆旅門人謚曰文元先生穎士善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榴嘗教授濮陽時號蕭夫子李林甫惡不附已故數罷去閩士和盛推穎士文以為聞蕭氏之風者童子羞稱曹陸唐書云穎士作伐櫻桃賦以詆李林甫君子恨其褊按集中載其辭有曰每俯臨乎蕭牆姦回得而窺伺蓋謂林甫之必致寇也其後果階祿山之亂唐遂不振然則穎士可謂知幾矣宜褒而反加以貶詞何哉

陳氏曰門人柳并為序穎士梁鄱陽王之裔敏悟夙成負才尚氣見惡於李林甫卒不遇以死壽亦逮中年

孟浩然詩一卷

晁氏曰唐孟浩然也襄陽人工五言詩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一日諸名士集秘省聯句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桐衆皆欽伏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禁林遇玄宗臨幸浩然匿牀下維以聞上曰素聞其人因召見命自誦所為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上曰不求進而誣朕棄人命放歸所著詩二百一十首宣城處士王士源序次為三卷今併為一又有天寶中韋縠序

嚴從中黃子三卷

晁氏曰唐嚴從開元中為著作郎春官侍讀集賢院學士卒自號中黃子當時命太子侍文呂向訪遺文於家得訓老經頌等八篇序而為三卷

李翰林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李白太白也白集舊十卷唐李陽冰序咸平中

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凡歌詩七百七十六篇又纂雜著為別集十卷宋次道治平中得王文獻及唐魏萬所纂白詩又哀唐類詩洎石刻所傳者通李陽冰樂史集共一千一篇雜著六十五篇曾子固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云白蜀人天寶初至長安明皇召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安祿山反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迫致之璘敗坐繫潯陽獄崔渙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釋白因使謀其軍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以赦得釋過當塗以卒始終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白在宣城謁見永王璘遂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潯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序蓋史誤也子按杜甫詩亦以白為山東人而蘇子瞻嘗恨白集為庸俗所亂則

白之自序亦未可盡信而遂以爲史誤近蜀本又附入左  
縣邑人所哀白隱處少年所作詩六十篇尤爲淺俗白天  
才英麗其辭逸蕩雋偉飄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讀  
者自可別其真僞也

陳氏曰唐志有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新錄也今按陽冰  
序文但言十喪其九而無卷數又樂史序文稱李翰林集  
十卷別收歌詩十卷校勘爲二十卷又於館中得賦序書  
表贊頌等亦爲十卷號爲別集然則三十卷者樂史所定  
也家藏本不知何處本前二十卷爲詩後十卷爲雜著首  
載陽冰史及魏顛曾鞏四序李華劉全白范傳正裴敬碑  
志卷末又載新史本傳而姑孰十詠笑矣悲來草書三歌  
行亦附焉復著東坡辨證之語其本最爲完善別有蜀刻  
大小二本卷數亦同而首卷專載碑序餘二十三卷歌詩

而雜著止六卷有宋敏求後序言舊集歌詩七百七十六  
篇又得王溥及唐魏萬本同復唐類詩諸編洎石刻所傳  
廣之無慮千篇以別集雜著附其後曾鞏蓋因宋本而次  
第之者也以校舊藏本篇數如其言然則蜀本卽宋本也  
耶末又有元豐中毛漸題云以宋公編類之勤曾公考次  
之詳而晏公又能鏤板以傳於世乃晏知止刻於蘇州者  
然則蜀本蓋傳蘇本而蘇今不復有矣

南豐曾氏序略曰白以汙末王璘事長流夜郎會赦得釋  
如尋陽金陵徘徊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爲當塗令  
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時寶應元年也白之詩連類  
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闕肆雋偉殆騷人所不及  
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  
之心余以爲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

焉

穎濱蘇氏云李白詩類其為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故好事喜名而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宋王將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奸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祖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壯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壯士守四方其不達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朱子語錄曰作詩先用有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方

可看蘇黃諸家太白詩如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中蓋聖於詩者古風五十篇多是學陳子昂感遇詩有全用它句處太白去子昂未遠其尊慕如此然多爲人所亂有一篇分而爲二者有二篇合而爲一者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太白始終學選詩所以好子美詩好處亦是倣選詩夔州諸詩不然也

### 岑參集十卷

晁氏曰唐岑參南陽人父本裔孫天寶三年進士累官補闕起居郎出爲嘉州刺史杜鴻漸表置幕府爲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罷終于蜀參博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辭清尚用心良苦其有所得往往超拔孤秀度越常情每篇絕筆人競傳諷至德中裴均薦杜甫等嘗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

岑參集

卷之三

三

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可以備獻替之官云集有杜確序

李嘉祐詩二卷

晁氏曰唐李嘉祐別名從一趙州人天寶七年進士為秘書正字袁台二州刺史善為詩綺靡婉麗有齊梁之風時以此吳均何遜云

高適集十卷

集外文二卷

別詩一卷

晁氏曰高適達夫也一字仲武渤海人天寶八年舉有道科中第永泰初終散騎常侍五十始為詩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出好事者輒傳布云

賈至集十卷

晁氏曰唐賈至字幼幾洛陽人天寶十年以明經擢第累官至起居舍人知制誥從駕幸西川當撰傳位冊既進豪上曰先天誥命乃父為之今茲冊命爾又為之兩朝大典

出卿父子可謂繼美矣大曆中終散騎常侍集李邯鄲叔家本蘇弁編次常仲孺為之序以墓銘序碑列于后今亡其半矣蘇子瞻嘗行呂惠卿責詞有元兇在位之語仇人乃曰世惟宋太子劾謂之元兇因誣其指斥殊不知曹子建責躬詩有曰元兇是率蓋自謂也今至集制誥中有除魏仲犀徐歸道詞亦以元兇指祿山是豈獨邵為元兇耶世多疑子瞻失詞因表出之

陳氏曰唐志二十卷別十五卷李泚書目云至集有三本又有十卷者有序今本無序中興館閣本亦同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二

宋 鄒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 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集

元子十卷 琦玕子一卷 文編十卷

晁氏曰唐元結次山也後魏之裔天寶十三年進士復舉制科授右金吾兵曹累遷容管經略使始在商餘山稱元子逃難入琦玕洞稱琦玕子或稱浪士漁者稱為聱叟酒徒呼為漫叟及官呼為漫郎因以命其所著結性耿介有憂道閔世之意逢天寶之亂或仕或隱自謂與世聱牙豈獨其行事而然其文辭亦如之然其辭義幽約譬古鐘磬不諧於俚耳而可尋玩在當時名出蕭李下至韓愈稱數唐之文人獨及結云

陳氏曰蜀本但載自序江州本以李商隱所作序冠其首蜀本拾遺一卷中興頌五規十惡之屬皆在焉江本分置十卷

容齋洪氏隨筆曰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命九江所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紆作序予家有之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見於文編餘者大抵澶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睿方國二十國事最為譎誕其略云方國之僮盡身皆方其俗惡圓設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破曾露心曰此心圓耶圓國則及是言國之僮三口三舌相亂國之僮口以下直為一竅無手國足便於手無足國膚行如風其說頗近山海經固已不韙至云惡國之僮男長大則殺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僮父母見子如臣見君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觸國之僮子孫長大則殺之如此之類皆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次山中興頌與日月爭光此書雖不作可惜哉

高氏子略曰元子曰人之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草木不如毒其形毒其命人之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郡縣不如媚於廐媚於室人之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聚積不如貪於道貪於閑靜人之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貪溺不如忍於貧苦忍於棄廢英哉斯言次山平生辭章竒古不蹈襲其視柳柳州又英崛唐代文人惟二公而已猶有一說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也如江漢諸詩所以寫宣王中興之美者皆係之雅唐既中興而磨崖一碑乃以頌稱湯郎豈不能致思於此耶初結居商餘山著書其序謂天寶九年庚寅至十二年癸巳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五言分十卷是蓋有意存焉卷首有元氏家錄具紀其世次

杜工部集二十卷

集外詩一卷

註杜詩二十卷

蔡興宗編杜詩二十卷

趙次公註杜詩五十九卷

晁氏曰唐杜甫子美也審言之孫玄宗朝獻太清宮享廟及郊奏賦三篇使待制集賢院宰相試文再遷右衛率府胄曹終於劍南參謀檢校工部員外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數當寇亂挺節無汗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集有王洙原叔王琪君玉序本朝自原叔以後學者喜觀甫詩世有為之註者數家率皆鄙淺可笑有托原叔名者其實非也呂微仲在成都時嘗譜其年月近時有蔡興宗者再用年月編次之而趙次公者又以古律詩雜次第之且為之註兩人頗以意改定其誤字云

陳氏曰按唐志六十卷小集六卷王洙原叔蒐哀中外書九十九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五篇古詩三百九十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為先後別錄雜著為二卷合二十卷寶元二年記遂為定本王琪君玉嘉祐中刻之姑蘇且為後記元稹墓銘亦附第二十卷之末又有遺文九篇治平中太守裴集刊附集外蜀本大略同而以遺文入正集中則非其舊也世言子美詩集大成而無韻者幾不可讀然開元以前文體大略如此若三大禮賦辭氣壯偉又非唐初餘子所能及也

校定杜工部集二十二卷

陳氏曰秘書郎黃伯思長睿所校既正其差誤參考歲月出處異同古律相間凡一千四百四十七首雜著二十九首別為二卷李丞相伯紀為序



吳筠宗元先生集十卷

晁氏曰唐吳筠撰前有權德輿序筠字貞節華陰人生十五年隱於南陽天寶初召至京師請為道士居嵩山已有勅待詔翰林筠知祿山將亂求還茅山許之乃東游會稽往來天台剡中與李白孔巢父詠唱大曆中卒弟子謚為宗元先生筠通經義美文詞性高鯁其待詔翰林也特承恩顧高力士素奉佛嘗短筠於帝故所著文賦深詆釋氏頗為通人所譏云

陳氏曰筠舉進士不中第為道士居嵩陽觀待詔翰林為高力士所惡而斥事見隱逸傳傳稱筠所善李白孔巢父歌詩相甲乙巢父詩未之見也筠詩固不碌碌然豈能與太白相甲乙哉

獨孤及毗陵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獨孤及至之也洛陽人天寶十三年舉洞微經科代宗初為太常博士舒濠二州刺史政最徙常州卒于官及幼有成人之量徧覽五經觀其大義而有章句學為文以立憲誠世褒賢過惡為用長於議論唐實錄稱韓愈師其為文云集門人有李舟梁蕭前後序末載崔祐甫碑誌

陳氏曰及子曰郁字古風亦有名韓退之誌其墓

楊評事文集

楊凌撰柳子厚作後序曰楊君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異之詞諷誦于文人滿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節徧悟文體尤邃著述學富識遠才誦未已其雄傑老成之風與時增加既獲是而天季年所作尤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傳論餞送梓潼陳衆甫汝南周愿河東裴秦武

都符義甫泰山羊士諤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記辭  
李常侍啓遠遊賦七夕賦皆文人之選已用是陪陳君之  
後言子昂也其可謂具體者歟

濮陽吳君文集十卷

唐吳德光撰武陵人也柳子厚序略曰其為詞賦有戒苟  
冒陵僭之志其為詩歌有交大人王公之義其為誄志弔  
祭有孝恭慈仁之誠而多舉六經聖人之大旨發言成章  
有可觀者

毛欽一集二卷

陳氏曰唐荊州長林毛欽一撰長林今荊門屬縣欽一上  
諸公書自稱毛欽一字傑而或以傑為名唐人以字行者  
多矣自號雲夢子開元中人

戎昱集三卷

晁氏曰唐戎昱撰初李蕞廉察桂林月夜聞隣居吟咏之  
音清暢遲明訪之乃昱也即延為幕賓因飲席調其侍兒  
蕞微知其意即贈之昱感恻賦詩有思合死前誦之句又  
為衛伯玉荆南從事歷辰虔二州刺史

陳氏曰其姪孫為序言弱冠謁杜甫於渚宮一見禮遇集  
中有哭甫詩世所傳在家貧亦好之句昱詩也

劉虞部集十卷

陳氏曰唐虞部郎中劉商子夏撰武元衡為序集中有送  
弟歸懷州舊業序言高祖當武德經綸勳在三府按武德  
功臣有劉文靖弘基政會史皆有傳文靖之後誅絕弘基  
政會傳後無所考未詳何人之後也胡笳十八拍行於世

梁補闕集二十卷

陳氏曰唐右補闕翰林學士安定梁肅敬之撰崔恭為之

序首稱其從釋氏為天台大師元浩之弟子今按獨孤及集後序稱門下生頗述師承之意韓愈亦言其佐助陸相貢士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聞然則梁固名儒善士也而獨以為師從釋氏者何哉

陸宣公奏議十二卷

晁氏曰唐陸贄敬輿也嘉興人大曆八年進士中博學宏詞書判拔萃科德宗初為翰林學士從奉天還為中書舍人平章事贄在奉天日下詔書數百初如不經思遠成皆周盡人情常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悔以感人心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無所忌庶叛者革心上從之故下制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腹心之功助焉舊翰苑集外有勝子集五卷議論集三卷元祐中沈懋子瞻乞校正進呈改從今

名疑是時哀諸集以成云

陳氏曰權德輿為之序稱制誥集十三卷奏草七卷中書奏議七卷今所存者翰苑集十卷勝子集十二卷序又稱別集文賦表狀十五卷今不傳

東坡蘇氏乞校正陸贄奏議上進劄子曰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媿莫知所為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以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為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為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

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斂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  
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  
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斯之流未易悉數可  
謂進若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盲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  
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相與告言以陛下聖明  
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  
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  
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  
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  
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測如贊之論開卷了然聚  
今古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  
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覆熟讀如與贊  
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

朱子語錄曰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  
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它處置得亦無不盡如  
後面所說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  
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  
之云云疑或然也

權丞相集五十卷

晁氏曰權德輿載之也秦州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貞  
元十年知制誥累官中書舍人元和五年以禮部尚書平  
章事德輿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詩賦積思經術無不貫  
綜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去書其文雅正贍縟當時公卿  
功德卓異者皆所銘記雖動止無外飾其縕藉風流自然  
可慕貞元元和間爲縉紳羽儀其兩漢辨亡論世祖封不  
義侯議世多稱之嘗自纂制誥集五十卷楊憑爲序今亡

逸文集孫憲孫編次楊嗣復爲序

陳氏曰德輿父皋以不汙祿山見卓行傳其子璩爲中書舍人劾李訓亦能世其家性寬和而大體文亦純雅宏瞻三世名迹可謂名門矣墓碑韓昌黎所爲序文言九年掌誥自纂錄爲五十卷不在此集內今未之見

韓昌黎集四十卷 集外文一卷

晁氏曰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進士累擢知制誥進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爲京兆尹與李紳不協紳出愈罷爲兵部俄復舊劉洵唐書稱愈恃才肆意鑿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爲作諱辨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新書稱愈三歲而孤自知讀書比長盡通六經百家學子性明銳不爲詭隨每言文章自相如

子長後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造端置辭要爲不蹈襲前人者議者謂舊史譏其文章甚紕繆固不待辯而新史褒其造端置辭不蹈襲前人亦未爲知愈蓋愈之置辭字字悉有據依其造端如毛穎傳進學解之類皆有所師範云其集屢經名人是正其舛訛絕少但編次殊失倫類有暇者宜再編之

李漢文集序略曰先生幼孤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十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氏皆搜抉無隱汗瀾卓踔翕沓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本傳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反剗以樸剗偽以真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鶩別驅汪洋大肆無牴牾聖人者又云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軻楊雄相為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其他文造端置辭要不為蹈襲前人者惟愈為之沛然有餘至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遂不及遠甚

程子曰韓退之晚年為文所得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

歐公詩話曰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諛敘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

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自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少不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與坐客皆為之笑也陳氏曰李漢序公文言辱知最厚且親收拾遺文無所失墜者懼後之人偽妄輒附益其中也外有註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官不在集中今實錄在外集然則世所謂外集者自實錄外皆偽妄或韓公及其壻所刪去也南陽者唐東都之河陽春秋傳晉於是始啓南陽

者也新書以為鄧州非是方崧卿年譜辨之詳矣

韓文公志五卷

陳氏曰金堂樊汝霖澤之撰汝霖嘗謂韓集譜註四十五卷又集其碑誌祭文序譜之屬為一編此是也譜註未之見汝霖宣和六年進士仕至瀘帥以卒玉山汪端明志其墓

韓昌黎集四十卷

外集一卷

附錄五卷

年譜一卷

舉正一卷

外抄八卷

陳氏曰年譜洪興祖撰莆田方崧卿增考且撰舉正以校其同異而刻之南安外集但據嘉祐蜀本劉燁所錄二十五篇而附以石刻聯句詩文之遺見於它集者及葛嶠刻柳文則又以大庾丞韓郁所編註諸本號外集者并考疑誤輯遺事共為外抄刻之

校定韓昌黎集四十卷 外集十卷

陳氏曰晦庵朱侍講熹以方氏本校定凡異同定歸一多所發明有益後學外集皆如舊本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愚按方氏用力於此集勤矣外集刪削甚嚴而存此書以見其邀速常語初無崇信之說但欲明世間問答之偽而不悟此書為偽之尤也蓋由歐公跋語之故不知歐公自以易大傳之名與己意合從而實之此自通人之一蔽東坡固嘗深辨之然其謬妄三尺童子所共識不待坡公也今朱公決以為韓筆無疑方氏未足責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迺爾殆不可解今按外集第七卷曰疑誤者韓郁注云潮州靈山寺所刻末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者非也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為吏部流俗但稱韓吏部爾其書蓋國初所刻故其謬如此又潮本韓集不

見有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可見此書之  
妄也然其妄甚白亦不待此而明

朱子韓文考異序曰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為佳  
本予讀之信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  
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杭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  
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為校讎者妄改  
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為涉田氏廟改天明為王明之類耳  
觀其自言為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  
當在天禧中年具其書已故弊脫略則其摹印之日與祥  
符杭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  
然而猶曰二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  
未嘗必以舊本為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秘閣官本則亦民  
間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  
真作者之手藁而正之者豈盡劉向楊雄之倫哉讀者正  
當擇其文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為  
重輕也抑韓子之為文雖以力去陳言為務而又必以文  
從字順各識其職為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  
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  
兼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  
敢偏有所廢也

柳柳州文集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晁氏曰唐柳宗元子厚也河東人貞元九年進士中博學  
宏詞科授校書郎終於柳州刺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為文  
章卓偉精微既竄斥湮厄感鬱一寓諸文做離騷數十篇  
讀者悲惻在柳州進士走數千里從學經指授者文辭皆  
有法世號柳柳州劉禹錫序之韓退之言吾嘗評其文深



雄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之言為然

陳氏曰劉禹錫序言編次其文為三十二通退之之誌若祭文附第一通之末今世所行本皆四十五卷又不附集文非當時本也或云沈元用所傳穆伯長本

柳先生集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別錄二卷

摭異二卷

音釋一卷

附錄二卷

事迹本末一卷

陳氏曰方崧卿既刻韓集於南安其後江陰葛嶠為守復刊柳集以配之別錄而下皆嶠所裒集也別錄者龍城錄及法言注五則龍城近世人偽作

重校添註柳文四十五卷

外集二卷

陳氏曰姑蘇鄭定利於嘉興以諸家所註輯為一編曰集

註曰補註曰章曰孫曰韓曰張曰董氏而皆不註其名其曰重校曰添註則其所附益也

韓柳音辨二卷

陳氏曰南劔教授新安張敦頤撰紹興八年進士也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

外集十卷

晁氏曰唐劉禹錫夢得也中山人貞元九年進士登博學宏詞科貶朗州司馬元和十年召還欲任以南省郎作玄都觀看花詩譏忿當路出為播州刺史裴度以母老為請得易連州入為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以詆權近俄分司東都遷賓客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禹錫少工文章恃才而廢老年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晚節尤精白居易推為詩豪嘗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禹錫早與柳宗元為文章之友稱劉柳晚與白居易為詩友號

劉白雖詩文似少不及然能抗衡二人間信天下之奇才也

陳氏曰集本四十卷逸其十卷常山宋次道哀輯其遺文得詩四百七篇雜文二十二篇為外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逸也夢得自言吾友柳儀曹嘗謂吾文雋而膏味無窮炙而愈出也

後村劉氏曰夢得詩雄渾老蒼沈著痛快小家數不能及絕句尤工又曰夢得歷德順憲穆敬文武七朝其詩尤多感慨惟在人雖晚達於樹比冬青之句差閑婉荅樂天云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亦足以見其精華老而不竭

韋處厚集七十卷

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處厚撰劉禹錫序略曰按公未為近臣以前所著詞賦讚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

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摧言利者其辨似管夷吾

裴晉公集二卷

陳氏曰唐宰相裴度中立撰

李觀文編三卷 外集二卷

晁氏曰唐李觀元賓也華之從子貞元八年進士中宏詞科終太子校書郎觀為文不襲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議者以觀文未及愈老不休故擅名陸希聲大順中編觀文為之序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其

陳氏曰元賓與韓退之貞元八年同年進士明年試博學  
宏詞觀中其科而愈不在選顏子不貳過論其年所試文  
也又一年觀年二十九而卒愈為之志銘使觀不死豈可  
量哉

歐陽集十卷

晁氏曰唐歐陽詹行周也泉州人終國子四門助教閩人  
不肯北官及常袞為觀察使興學勸士舉進士自詹始與  
韓愈李觀李絳貞元八年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云  
此集李貽孫纂韓退之作詹哀辭稱詹甚美大意謂詹寬  
舉京師將以為父母榮也又云其德行信於朋友而唐小

說載詹惑太原一妓為賦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之詩  
卒為之死今集中亦載焉若然則詹之志豈在其父母哉  
有德行者乃爾耶

陳氏曰詹亦韓愈同年進士考其集中各有明水賦詹亦  
蚤死愈為之哀辭尤拳拳焉李翱作傳而李集不載其序  
福唐廉使李貽孫所為也詹之為人有哀辭可信已黃璞  
何人斯乃有太原函髻之謗好事者喜傳之不信愈而信  
璞異哉高城不可見之句樂序此類多矣不得以為實也

呂衡州集十卷

晁氏曰唐呂溫叔也一字化光河中人貞元十四年進  
士以善草執誼王叔文起家再命左拾遺同張薦使吐蕃  
元和初使還累遷知御史雜事再貶道州刺史徙衡州溫  
從梁肅為文章規摹左氏藻瞻精富流輩推尚劉禹錫為

編次其文序之云古之為書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故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為上篇今集先賦詩後雜文非禹錫本也  
陳氏曰溫本善韋王偶使絕域得免在八司馬之數而終以好利敗與竇群羊士諤昵比傾誣宰相李吉甫謫死屢校不懲至於滅耳此所以為小人歟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二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三

宋鄴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集

李文公集十八卷

晁氏曰唐李翱習之也涼武昭王之後貞元十四年進士調校書郎知制誥會昌初終山南東道節度使翱性峭鯁論議無所屈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從韓愈為文詞致渾厚見推當時集皆雜史無歌詩前有蘇舜欽序云唐之文章稱韓柳翱文雖詞不逮韓而理過於柳  
陳氏曰蜀本分二十卷集中無詩獨有戲贈一篇拙甚非其作也習之為文源委於退之但才氣不能及耳  
石林葉氏曰李習之文辭高古幾可追配韓退之然不長

於作詩故集中無傳今惟傳燈錄載其贈樂山僧一篇云  
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欲問西來意雲  
在青天水在瓶氣格與其文全不相類韓退之遠游聯句  
亦記其一聯云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終篇不再見或  
云退之以其不工却之使不復與也

白樂天長慶集七十一卷

晁氏曰唐白居易樂天也唐史云太原人居易詩中自序  
生於鄭州榮陽貞元十七年進士中拔萃科元和初制策  
一等調整屋尉入翰林為學士太和初遷刑部侍郎會昌  
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  
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當時士人爭傳雜林賈國  
相率篇易一金與元微之酬唱故號元白與劉禹錫齊名  
號劉白在杭州自類詩彙分諷諭閑適感傷雜律四類前

集五十卷有元稹序後集二十卷自為序紀又有續後集  
五卷今亡三卷予嘗謂樂天進退以義風流高矣與劉禹  
錫游入謂之劉白而不陷八司馬黨中與元稹游入謂之  
元白而不陷北司馬黨中又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陷牛  
李黨中嗚呼叔世有如斯人之彷彿者乎獨集後載聞李  
崖州貶二絕句其言淺俗似幸其禍敗者余固疑非樂天  
之語及以編年書考之崖州貶時樂天歿將踰年或曰浮  
屠某作也

陳氏曰長慶集五十卷元微之為序後集二十卷自為序  
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為記前後七十五卷時會昌五年也  
墓誌乃云集前後七十卷當時預為誌時未有續後集今  
本七十一卷蘇本蜀本編次亦不同又有外集一卷往往  
皆非樂天自記之舊矣年譜惟揚李璜德邵所作樓大防

參政得之以遺吳郡守李伯珍諫議刻之余嘗病其踈略  
抵牾且號為年譜而不繫年乃別為新譜刊附集首

白集年譜一卷

陳氏曰知忠州漢嘉何友諒以居易舊治既刊其文集又  
作年譜刊之序自始余為譜既成妹夫王栒叔永守忠錄  
寄之則忠已有此譜視余譜詳略互見亦各有發明其辨  
李崖州三絕非樂天作及載晁子止之語謂與楊虞卿為  
姻家與牛僧孺為師生而不陷牛李黨中與余暗合因並  
存之詳見新譜末章

穎濱蘇氏曰士雖不遇如樂天入為從官以諫諍顯出為  
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石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  
世可以老死無憾矣

又曰樂天每閑

冷衰病發於味歎輒以公卿投荒僂死不

獲其終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絕句刻  
覈尤其樂天雖陋蓋不至此蓋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  
益之耳

詩史沈存中謂樂天詩不必皆好然識趣可尚章子厚謂  
不然云樂天識趣最淺狹謂詩中言甘露之事幾如幸禍  
樂天為王涯所讒謫江州司馬其詩謂當君白首同歸曰  
是我青山獨往時雖私讎可快然朝廷當此不幸臣子不  
當形之歌咏東坡謂樂天豈幸人之禍者蓋悲之也

晁氏法藏碎金曰白氏集中頗有遺懷之作故達道之人  
率多愛之余友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余亦如之  
名曰助道其辭語出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捷  
曉悟於人也

平園周氏曰香山詩語平易文體清駛疑若信手而成者

間觀遺彙則竄定甚多

朱子語錄曰樂天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處都說得口津津地延出

元稹長慶集六十卷

外集一卷

晁氏曰唐元稹微之也河南人擢明經書判入等授校書郎元和初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在江陵與監軍崔潭峻善潭峻以稹歌詩奏御穆宗賞悅除祠部郎中知制誥未幾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長慶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稹為文長於詩與白居易齊名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及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感傳一時有長慶集百卷今亡其四十卷又有外集一卷詩五十二篇皆宮體也

陳氏曰中興目錄止四十八卷又有逸詩二卷稹嘗自彙其詩為十體其末為豔詩暈眉約鬢匹配色澤劇婦人之恠艷者今世所傳李娃鶯鶯夢遊春古決絕句贈雙文示楊瓊諸詩皆不見於六十卷中意館中所謂逸詩者即其艷體者耶稹初與白樂天齊名文章相上下出處亦不相悖晚而欲速化依奄宦得相卒為小人之歸而居易始終全節嗚呼為士者可以監矣

戴叔倫述彙十卷

外詩一卷

書狀一卷

晁氏曰唐戴叔倫幼公也潤州人為人溫雅善舉止中進士第累遷容管經略使政治稱最德宗賜中和詩世以為榮代還請為道士未幾卒集有馬總序或題曰會錄唐史但云師事蕭穎士初不稱其能詩以時人少其詩骨氣綿弱故也

符載集十四卷

晁氏曰唐符載字厚之岐襄人幼有宏達之志隱居廬山聚書萬卷不為草句學貞元中李英江西觀察薦其才授奉禮郎為南昌軍副使繼辟西川章泉掌書記澤潞郃士美參謀歷協律郎監察御史元和中卒段文昌為墓志附于后集皆雜文篇末有數詩而已集前有崔群王湘送符處士歸觀序皆云載蜀人以比司馬王楊云

張登集六卷

晁氏曰唐張登性剛潔介特始以巾褐就辟歷衛佐廷尉平監察御史貞元中改河南府士曹掾遷殿中侍御史漳州刺史居七年坐公累受劾吏議侵誣感疾卒權德輿為之序其詳以公諱景陽比之國史亦稱登長於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結綵感金之狀其舊集詩賦

之外書啓序述誌記銘誄令一百三十二篇今存者纔六十餘首

樊宗師集一卷

絳守園池記注一卷

陳氏曰唐諫議大夫南陽樊宗師紹述撰韓文公為墓志稱魁紀公三十卷樊子三十卷詩文千餘篇今所存才數篇耳讀之殆不可句有王晟者天聖中為絳倅取其園池記章解而句釋之猶有不盡通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為文而晦澁若此其湮沒弗傳宜哉

陳氏曰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於韓愈學澁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志稱其為文不剽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亦太奇澁矣本朝王晟劉忱皆為之註解如瑤翻碧漱鬼眼頑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歐陽公跋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



探幽入有無一語詰曲百盤紆執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

學盤庚書

後山陳氏曰歐陽公謂退之為樊宗師墓志便似樊文其始出於司馬子長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惟其過之故兼之也

皇甫持正集六卷

晁氏曰唐皇甫湜持正也睦州人元和元年進士仕至工部郎中裴度辟東都判官度修福先寺求碑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徵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酣飲援筆立就度贈車馬繒綵甚厚湜怒曰吾自為顧况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今集雜文三十八篇而已况集序在而碑已亡矣

陳氏曰湜輕傲不羈非裴公鉅德殆不能容之矣今集才三數十篇碑不復存意其多所亡逸然湜之矜負如此固不苟為人人作人亦未必敢求之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皇甫湜李翱雖為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浯溪石間有湜一詩為元結而作其辭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有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若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公一氣間為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味此詩乃論唐人文章爾風格殊無可采也

沈亞之集十卷

晁氏曰唐沈亞之字下賢長安人元和十年進士溧原李

彙掌書記為秘書省正字長慶初補樂陽尉四年為福建都團練副使事徐晦後累遷殿中丞御史內供奉大和三  
年柏耆宣慰德州取為判官耆罷亞之貶南康尉後終郢  
州掾亞之以文詞得名狂躁貪冒輔耆為惡故及於貶常  
遊韓愈門李賀杜牧李商隱俱有擬下賢詩亦當時名輩  
所稱許云此本之後有景文宋公題字稱得之於端明李  
學士編次無倫蓋唐本也予頗愛其能造語然其本極舛  
誤頗正是之且哀其遺闕者數篇及賀牧商隱三詩附于  
后

孟東野集十卷

詳見詩集

陳氏曰唐溧陽尉武康孟郊東野撰集惟末卷有書二篇  
贊一篇餘皆詩也郊貞元十二年進士

杜牧樊川集二十卷

外集一卷

晁氏曰唐杜牧牧之也京兆人太和二年進士復舉制科  
會昌中以考功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牧善屬文剛直  
有奇節敢論列大事指陳利病為詩清致豪邁人號小杜  
以別甫云臨終自為墓誌悉焚所為文其甥裴廷翰輯其  
豪編次其文後序樊川蓋杜氏所居外集皆詩也

陳氏曰牧佑之孫在天台錄集外詩一篇別見詩集類未  
知是否牧才高俊邁不羈其詩豪而艷有氣槩非晚唐人  
所能及也

後村劉氏曰杜牧許渾同時然詩各自為體牧於唐律中  
常寓拗峭以矯時弊渾則不然如荆樹有花兄弟樂橘林  
無實子孫忙之類律切麗密或過牧而抑揚頓挫不及也  
二人詩不著姓名亦可辨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之八九  
皆渾詩牧佳句自多不必又取他人詩益之若丁卯集割

去許多傑作則渾詩無一篇可傳矣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存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

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卷 乙集二十卷 又文集八卷

鼎氏曰唐李商隱義山也隴西人開成二年進士令狐楚奏為集賢校理楚出汴滑興元皆表幕府嘗補太學博士初為文瑰邁奇古及從楚學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旨意能感人人謂其橫絕前後無儔者今樊南甲乙集皆四六自為序即所謂繁縟者又有古賦及文共三卷辭有恢譎宋景文序傳中稱詭怪則商隱蓋以此詩五卷清新纖絕故舊史稱其與温庭筠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體云陳氏曰商隱令狐楚客後從王茂元鄭亞辟二人皆李德裕所善坐此為令狐綯所憾意坎壈以終甲乙集皆表章啓牒四六之文既不得志於時歷佐藩府又依盧弘正柳

仲郢故其所作應用若此之多商隱本為古文令狐楚長於章奏遂以授商隱所作當時以為工以近世四六較之未見其工也

談苑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

石林葉氏曰唐人學老杜惟李商隱一人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其彷彿故國初錢文僖與揚大年劉中山皆傾心師尊以為過老杜一時翕然從之好事者次為西崑集所謂崑體者也至歐陽文忠公始力排之然宋苜公兄弟雖尊老杜終不廢商隱雖王荆公亦與之嘗為蔡天啓言學詩者未可遽學老杜當先學商隱未有不能為商隱而能為老杜者故公詩晚年亦微樂於華巧其所好者然也

玉谿生集三卷

陳氏曰李商隱自號此集即前卷中賦及雜著也

會昌一品集二十卷

別集十卷

外集四卷

晁氏曰唐李德裕文饒也趙郡人宰相吉甫之子少力于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憲宗時以廕補校書郎穆宗初擢翰林學士號令大典皆出其手進中書舍人召兵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會昌初復秉政平澤潞策功拜太尉封衛公大中貶崖州司戶參軍三年卒德裕性孤峭明辨有風采善為文章雖在大位手不去書謀議援古衮衮可喜為武宗所知常以經綸天下為已任時王室幾中興焉一品集鄭要為之序皆會昌制誥表狀外內冊贊碑序文也賦詩四首窮愁志乃崖州所撰姑臧集題段全緯纂上四卷亦制誥第五乃曼黠斯朝貢傳與八詩別集乃哀合古賦平泉詩集外雜著又有古賦一卷載

金松等四賦

陳氏曰一品集者皆會昌在相位制誥詔冊表疏之類也別集詩賦雜著外集則窮愁志也德裕自穆宗時已掌內外制累踐方鎮遂相文宗平生著述詎止此此外有姑臧集四卷而已其不傳於世者亦多矣窮愁志晚年遷謫後所作凡四十九篇其論精深其辭峻潔猶可見其英偉之氣周秦行紀一篇奇章怨家所為而文饒遂信之爾

李衛公備全集五十卷

年譜一卷

摭遺一卷

陳氏曰此永嘉集及蜀本三十四卷之外有姑臧集五卷獻替記辨謗略等諸書其十一卷和鎮江府江陰耿秉直之所輯併考次為年譜摭遺姑臧集者兵部員外郎段令緯所集前四卷皆西掖北門制草末卷惟黠曼斯朝貢圖及歌詩數篇其曰姑臧未詳衛公三為浙西出入十年皆

治京口故乘直刻其集若永嘉則其事頗異郡故有海神廟本城北隅叢祠元祐中太守范岫夢其神自言姓李唐武宗時宰相南遷以歿寤而意其為德裕訪得其祠遂作新廟且列上其事自是日盛賜廟額開王爵然衛公平生於溫蓋邈乎不相及也殊有不可曉者

平泉雜文一卷

陳氏曰即別集第九卷第十卷平泉山居所作詩賦記也

林藻集一卷

陳氏曰唐嶺南節度副使林藻絳乾撰貞元七年進士試珠還合浦賦敘珠去來之意人謂之神助

林蘊集一卷

陳氏曰唐邵州刺史林蘊復夢撰藻之弟也見儒學傳蘊父披蘇州別駕有子九人世號九牧林氏其族至今衣冠

詩禮以蘊所為父子墓碑考之其八子為刺史司馬其一號處士而披之父為饒陽郡守祖為瀛州刺史蓋亦盛矣

孫樵經緯集三卷

晁氏曰唐孫樵字隱之大中九年進士廣明初黃巢犯闕赴歧隴授職方員外時詔書曰行在三絕以常侍李膺有曾閔之行前進士司空圖有巢由之風樵有楊馬之風遂輯所著名經緯集

陳氏曰其文自為序凡三十五篇蓋其刪擇之餘也東坡嘗曰學韓愈而不至者為皇甫湜學湜而不至者為孫樵

陳黯文集三卷

晁氏曰唐四庫書目有綺莊集十卷今所餘止四卷詩三十二啓狀四十四而已惜其散落大半其本乃南唐故物紙墨其精後題曰昇平四年重題印其文云建鄴文房本

內密字皆缺其畫而超字不缺蓋吳時所繕寫也其詩如  
置酒揚州送人皆不凡而樂府格調尤高然史逸其行事  
詩中亦有不可考獨啓事內有白韋崔二相公狀白乃敏  
中崔乃元式韋乃琮也三人同相於宣宗初載其末云限  
守藩服則知綺莊時已任刺史矣

李甘文集一卷

陳氏曰唐侍御史李甘和鼎撰甘欲壞鄭注麻坐貶死杜  
牧所為賦詩者也

薛逢四六集一卷

陳氏曰唐秘書監河東薛逢陶臣撰

鄭畋集五卷

晁氏曰唐鄭畋台文也滎陽人會昌二年進士書判入等  
授校書郎調渭南尉和制誥中書舍人乾符四年以本官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年召復秉政至成都以疾不拜終  
太子少保彙草皆乾符堂判勅語云又名勅語唐判集凡  
一卷

陳陶集二卷

晁氏曰唐陳陶嵩伯也鄱陽人大中時隱洪州西山自號  
三教布衣云江南野史有傳

皮日休文數十卷

晁氏曰唐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人隱鹿門山自  
號醉吟先生以文章自負尤善箴銘咸通八年登進士第  
為著作佐郎太常博士乾符喪亂東出關為毘陵副使陷  
巢賊中賊遣為讖文疑其譏已遂害之集乃咸通丙戌年  
居州里所編自序云發篋次類文彙繁如數澤因以名之  
凡二百篇

陳氏曰黃巢之難日休陷賊中為果頭三屈律之讖賊疑譏已髮奉遂見害陸游筆記以皮光業碑辨其不然

陸龜蒙笠澤叢書四卷

晁氏曰唐陸龜蒙魯望也蘇州人少豪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從張搏為蘇湖從事居松江甫里以文章自怡少工歌詩其體裁不一卒造乎平淡而已自號江湖散人或號甫里先生皆為之傳新史多取之而獨不云工歌詩笠澤者松江地名也其集自序云自乾符六年春卧病笠澤時亦隱几著書詩賦銘記往往雜發混而錄之故曰叢書今按其集歌詩為多又比它文取工新史踈漏如此

陳氏曰叢書為甲乙丙丁詩文雜編政和中朱衮刊之吳江末有賦用蜀本增入蜀本七卷鄂人樊開所序龜蒙自

號天隨子甫里先生江湖散人與皮日休善有松陵唱和集皆不在文叢叢書中

文泉子十卷

陳氏曰唐中書舍人長沙劉蛻復愚撰自為序云覃以九流之旨配以不竭之義曰泉有文塚銘甚奇蛻大中四年進士其為西掖在咸通時

司空圖一鳴集三十卷

晁氏曰唐司空圖表聖也河中人咸通十一年王凝下及第黃巢陷長安僖宗次鳳翔召拜知制誥中書舍人朱温將篡召為禮部尚書不赴聞哀帝遇弒不食而卒圖居中條山自號知非子耐辱居士集自為序以濯纓亭一鳴窓名其集子荷別為集後記寂長於詩其論詩有曰梅止於酸而鹽止於鹹味常在於酸鹹之外謂其詩棋聲花院靜

旛影石壇高之句為得之人以其言為然

陳氏曰圖見卓行傳唐末高人勝士也蜀本但有雜著無詩自有詩十卷別行詩格尤非晚唐諸子所可望其論詩酸鹹之喻東坡以為名言

容齋洪氏隨筆曰東坡稱司空表聖詩文高雅有承平之遺風蓋嘗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又云表聖論其詩以為得味外味如綠樹連村暗黃花入夢稀此句最善又棋聲花院閉燔影石壇高吾嘗獨入白鶴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棋聲然後知此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予讀表聖一鳴集有與李生論詩一書乃正坡公所言者其餘五言句云人家寒食月光影午時天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慘坡暖冬生笏松涼夏健人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衝人夜短猿悲滅風和

鵲喜靈馬色經寒慘鵬聲帶晚飢客來當意慙花發遇歌成七言句云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五更惆悵迴孤枕由自殘燈照落花皆可稱也

程晏集一卷

晁氏曰唐程晏字晏然乾寧二年進士集皆雜文

孫郃文纂一卷

晁氏曰唐孫郃字希韓四明人乾寧四年進士好荀楊孟之書纂韓愈為校書郎河南府文學舊四十卷

朱抃致理書十卷

晁氏曰唐朱抃也襄陽人以三史舉為門令乾寧中方士許巖士得幸禁中言抃有經濟才帝幸石門召對即拜諫議大夫平章事

羅隱甲乙集十卷

讒書五卷



晁氏曰杭越羅隱字昭諫餘杭人唐乾符中舉進士不第從事諸鎮皆無合久之而歸錢鏐辟掌書記歷節度判官副使奏授司勳郎中梁祖以諫議大夫召不行魏博羅紹威推為叔父表薦給事中卒隱少聰敏作詩著文以譏刺為主自號江東生其集皆自為序又有吳越掌記集一卷隱掌錢鏐記室所著表啓也

沈顏贅書十卷

晁氏曰偽吳沈顏字可鑄傅師之孫天復初進士為校書郎屬亂離奔湖南避巡官吳國建為淮南巡官禮儀使兵部郎中知制誥翰林學士順義中卒顏少有詞藻琴棋皆臻妙場中語曰下水船言為文敏速無不載也性閑淡不

鳳策聯華三卷

樂世利嘗疾當時文章浮靡倣古著書百篇取元次山聲叟之說附已志而名書其自序云自孟軻以後千餘年經百千儒者咸未有聞焉天厭其極付在鄙子其誇誕如此陳氏曰顏傅師之孫其文骯髒而自序之語極其矜負

陳氏曰唐虞部郎中淮南從事秋浦顧雲垂象撰多以擬古為題蓋行卷之文也雲咸通十五年進士

李後主集十卷

晁氏曰偽唐主李煜重光也少聰悟喜讀書屬文工書畫知音律建隆三年嗣偽位開寶八年王師克金陵封違命侯太平興國三年終隴西郡公贈吳王江隣幾雜誌云為秦王廷美所毒而卒

韓熙載文集五卷

經籍集

文獻通考卷三百三十三

三

朴

晁氏曰偽唐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後唐同光中進士南  
奔江淮李昇建國用爲祕書郎使與其子璟遊璟嗣位爲  
虞部員外史館修撰兼太常博士知制誥頃之請誅陳覺  
黜和州司馬復召中書舍人累遷兵部尚書第宅華侈妓  
樂四十餘人不加檢束時人比徐之才璟屢欲倚以爲相  
用是不果後左授右庶子分司乃盡斥群妓單車引道留  
爲祕書監俄復位已而其去妓皆還熙載天才俊敏工隸  
書及畫聲名冠一時自朱元叛後煜猶疑北人多因事誅  
之熙載愈益淫縱然喜延譽後進如舒雅等後多知名謚

曰文

孫晟文集三卷

晁氏曰南唐孫晟字鳳密州人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  
爲道士常畫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後乃儒服謁唐

莊宗于鎮州莊宗以爲著作佐郎天成中奔于吳李昇父  
子用之爲相周世宗征淮璟懼遣晟奉表求和世宗召問  
江南事不對殺之璟聞贈魯國公

潘佑榮陽集十卷

晁氏曰偽唐潘佑金陵人韓熙載薦於璟授祕書正字直  
崇文館煜時爲虞部員外史館修撰知制誥中書舍人佑  
性貞介文章瞻逸尤長議論坐言事悖慢下獄自到死人  
頗言張洎譖之

成彥雄梅頂集一卷

晁氏曰南唐成彥雄江南進士有劉鉉序

徐常侍集三十卷

晁氏曰南唐徐鉉字鼎臣廣陵人仕楊溥爲祕書郎直宣  
徽北院掌文翰李昇時知制誥煜時累遷翰林學士歸朝

為直學士院給事中散騎常侍淳化初坐累黜靜難軍司馬鉉初至京師見御毛褐者輒晒之邠苦寒竟以冷氣入腹而卒鉉幼能屬文尤精小學文思敏速凡所撰述常不喜預作有欲從其求文者必戒臨事即來請往往執筆立就未嘗沈思常曰文速則意思敏壯緩則體勢踈慢陳氏曰其二十卷仕江南所作餘十卷歸朝後所作也所撰國主李煜墓銘婉微有體文鑑取之

田霖四六集一卷

晁氏曰南唐田霖撰

孫光憲鞏湖編三卷

晁氏曰荆南孫光憲字孟文陵州人王衍降唐避地荆南從誨辟掌書記歷檢校秘書監御史大夫王師收閩州光獻勸其主獻三州地乾德中終黃州刺史自號葆光子

扈載集十卷

晁氏曰後周翰林學士范陽扈載仲熙撰少俊早達年二十六以死其子蒙顯於國朝

神宗皇帝御集二百卷

晁氏曰皇朝神宗皇帝撰章惇等纂紹聖初以元祐中所集止九伯四十三道有旨命惇再加編次至元符中書成比元祐所編增多八千七伯三十道分文辭政事邊機三門言者仍以元祐之臣託以邊機不宜洩露掩没先帝盛美於是編以賜群臣云

范質公集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范質字文素大名人後唐長興中舉進士時和凝典貢舉覽質程文器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即以其數處質舉子謂之傅衣鉢晉天福中為翰林學士周廣順

初拜相太祖受禪加兼侍中乾德二年始罷為太子太傅  
卒年五十四將終戒其子旻勿請謚勿刻墓碑質力學強  
記好聚書既登朝猶手不釋卷國史載其示從子詩家書  
目序薦呂餘慶趙普表三篇

趙韓王集三卷

晁氏曰皇朝趙普字平則薊州人其父遷洛陽占籍焉乾  
德中代范質為平章事太平興國六年及端拱初三入相  
薨封真定王謚忠獻卒年七十一普初無學術太宗勉之  
晚年頗該博

陳氏曰遺彙凡十卷普開國元臣不以文著而彗星班師  
二疏天下至今傳誦末有劉昌言所撰行狀按館閣書目  
惟有奏議一卷今麻沙書坊刊本奏議止數篇餘者表狀  
之屬

巽嚴李氏遺藁序曰王禹偁嘗賦詩矣普謂其章疏與夏  
訓商謨相表裏本傳獨載普諫伐幽州辭多剛潤每恨弗  
見其全網羅搜索又乃得普遺文而幽州之奏咸在後有  
論呈變及薦張齊賢二奏其言諄諄要本於仁嗚呼賢矣  
禹偁褒讚諒不為私而史官簡編誠可歎息乃次第其遺  
文以傳於世其四六表狀往往見禹偁集蓋禹偁代作也  
雖禹偁代作必譜之心聲云耳因弗敢棄顧草疏決不止  
此當傳求而附益之

柳仲塗集一卷

晁氏曰皇朝柳開字仲塗大名人開寶六年進士太平興  
國中上書願備邊用換崇儀使知寧邊軍徙全桂二州聚  
復州團練副使居久之復官歷環邠曹邢代忻滄五州咸  
平四年終如京使開幼奇警有膽氣學必宗經慕韓愈柳

宗元為文因名肩愈字紹先既而易今名字自以為能開聖道之塗也集乃門人張景所編歐公嘗推本朝古文自仲塗始

陳氏曰仲塗歷知常潤州以殿中侍御史換崇儀使又歷八郡以卒門人張景為行狀集序集凡十五卷本朝為古文自開始然其體艱澁為人慷慨喜功名急義史亦稱其傲狠強復云

張晦之集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張景字晦之師事柳開學為古文名震一時卒官至廷評年四十九集有文百九十三首禹偁所編并為之序

穆叅軍集三卷

陳氏曰秦州司法叅軍東平穆脩伯長撰脩祥符二年經

明行修進士仕不遇困窮以死師事陳搏傳其易學以授李之才之才傳邵雍而尹洙兄弟亦從之學古文且傳其春秋學或曰太極圖亦脩所傳於陳搏种放者今其遺文傳世者僅如此門人祖無擇為之序

水心葉氏曰柳開穆脩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今文體所存來賢亭記柳河南尉廳壁記張法相院鐘記靜勝亭記穆待月亭記劉諸篇可見時以偶儷工巧為尚而我以

斷散拙鄙為高自齊梁以來言古文者無不如此韓愈之備盡時體抑不自名李翱皇甫湜往往不能知而况孟郊張籍乎古人文字固極天下之巧麗矣彼迂鈍樸用功不深纔得其腐敗粗澁而已

胡周父文集十卷

晁氏曰皇朝胡旦字周父渤海人太平興國三年進士第

一人知海州上河平領先是盧多遜趙普罷頌有逆遂投  
荒姦普屏外之句太宗怒貶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八議  
召復官再遷知制誥程馬周上封事片時政語連日謫防  
州團練副使復召知制誥草王繼恩制詞溢美流潯州景  
德初以目病致仕終祕書監爲人雋辯強敏少有大志力  
學以贍博聞雍熙淳化間奏御之文爲時推賞晚節黷貨  
多干擾州縣持吏短長時論薄之

張師黯集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張洎字師黯滁州人仕李煜知制誥中書舍  
人歸朝爲史館脩撰翰林學士淳化中叅知政事至道二  
年卒洎風神洒落文辭清麗通釋氏學然性險陂而諂附  
集有吳淑序其子安期所編咸平五年上之

王元之小畜集三十卷

晁氏曰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家微賤九歲能爲歌詩畢  
士安見而異之及長善屬文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端  
拱初試文擢右司諫知制誥判大理寺辨徐鉉罪忤旨貶  
商州團練副使久之復召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孝章皇  
后崩梓宮遷主第禹偁謂后常毋儀天下當用舊典以謗  
訕左遷知滁州真宗即位復召掌誥修太宗實錄坐語涉  
輕誣出守黃州徙蘄州卒年四十八元之詞學敏贍獨步  
一時鋒氣俊厲極談世事臧否人物以直道自任故屢被  
擯斥喜稱獎後進當時名士多出其門下集自爲序  
陳氏曰元之文自爲之序略曰閱平生所爲文類而第之  
得三十卷將各其集以易筮之遇乾之小畜象曰君子以  
懿文德未能行其施但可懿而已外集者其曾孫汾裒輯  
遺文得三百四十首又有承明集十卷奏議集三卷未見

水心葉氏曰王禹偁文簡雅古淡由上三朝未有及者而不甚為學者所稱蓋無師友議論故也  
竹溪林氏曰王元之又在尹穆之前雖未能盡去五代浮靡之習而意已務實但未得典則之正

宋文安集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宋白字素臣開封人年十二屬文建隆二年進士調嘉州玉津令從太宗平晉獻頌上嘉之累擢翰林學士祥符中卒謚文安白之文頗浮麗而理致或不工與貢舉取王禹偁田錫胡旦時稱得人又名廣平集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三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四

宋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 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集

田表聖咸平集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田錫字表聖其先京兆人唐末徙于蜀國初與胡旦何士宗齊名中興國二年進士第歷相臺桐廬淮陽海陵四郡守知制誥終於諫議大夫范仲淹司馬光讀其書皆稱其直諒蘇軾亦以比賈誼云  
陳氏曰首卷有奏議十二篇即東坡所序錫之子孫無顯者端平初游侶為成都漕奏言朝廷方用端拱咸平之舊紀元而臣之部內乃有端拱咸平之直臣宜褒表之以示勸願下有司議謚博士徐清叟議謚曰獻翼今漢嘉田氏

子孫不知在亡而文集板之在州者亦燬於兵燼矣  
東坡蘇氏奏議序曰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  
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乎吾是以知  
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  
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  
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  
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  
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  
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  
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  
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  
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雖誼嘗建言使  
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

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  
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  
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晁文元公道院別集十五卷 法藏碎金錄十卷 耄智  
餘言三卷 昭德新編三卷 理樞一卷

晁氏曰五世祖文元公也諱 字明遠澶州人自父徙  
家彭門幼從王禹偁學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道末擢右  
正言直史館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加承旨眷禮優厚天  
禧中祈解近職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居六年請老以太子  
少保致仕終少傅年八十四文元謚也國史云公樂易淳  
固守道甚篤雖貴勢無所摧屈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  
害人以售進保全護固如免髮膚之傷真宗數稱其長者  
楊億謂其所作書命得代言之體李獻臣亦言服膺墳典

如朱



者年不倦少遇異人指導心要不喜術數之說疑文滯義  
須質正後已文章典贍書法楷正時輩推重自唐以來世  
掌誥命者唯楊於陵及見其子晁氏繼之延譽後進其門  
人如宋宣獻晏元憲李邕鄆皆世顯人集皆自有序及李  
遵勛後序自經兵亂六世圖書焚棄無子遺法藏碎金世  
傳取廣先得之於趙郡蘇符昭德新編則得之於丹稜李  
燾道院集要則得之於知閩州王輔老智餘書則得之於  
眉山程敦厚理樞則得之於澠池眷中

晁文元道院集要三卷

晁氏曰皇朝王古編其序云文元晁公博觀內書不徒力  
行復勤於撰述以開導後學其書曰道院別集曰自擇增  
脩百法曰法藏碎金曰隨因紀述曰耄智遺書余嘗編閱  
之以謂名理之妙雖白樂天不迫也輒刪去重複總集精

粹以便觀覽云古元祐中侍從

雲龕李氏書後曰晁公道院集要觀之始則簡暢清遠如  
聞超世特立之士希微之言反復數十過乃知深入理窟  
開道後學直而不迂簡而易行非有道君子莫能為也

楊文公刀筆十卷

晁氏曰皇朝楊億字大年建州人祖文逸嘗夢一羽人自  
稱懷玉山人覺而億生白毛被體其長盈尺踰月始墮雍  
熙中以才名聞年纔十一召至闕下得對面試詩賦授祕  
書省正字宰臣等賀得神童淳化中奏二京賦命試禁林  
賜進士第久之直集賢院脩永熙實錄獨成五十六卷真  
宗即位累擢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祥符中母病陽翟謁  
告不待報歸省俄自以疾丐解官以太常少卿分司病愈  
起知汝州復為學士卒年四十七天性穎悟自幼迄老不

離翰墨為文敏速對客談笑揮毫無滯博聞強記於歷代  
 典章制度尤所誣洽時多取正樂道人善後進翕然宗之  
 然評品人物黑白太明姦邪疾惡之故屢被讒毀真宗愛  
 其材特保持之僅免為景祐中王晦叔上其為寇相請皇  
 太子親政疏草仁宗嘉歎特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刀筆集  
 有陳詰序凡三百六十三首

陳氏曰楊文公武夷集二十卷別集十二卷按本傳所著  
 括蒼武夷穎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鰲等集及內外制  
 刀筆共一伯九十四卷館閣書目猶有一百四十六卷今  
 所有者惟此而已武夷新集者億初入翰苑當景德丙午  
 明年條次十年詩筆而序之別集者祥符五年避讒佯狂  
 歸陽翟時所作也君可思賦居其首亦見本傳餘書疏皆  
 作其弟倚酬答倚亦景德中進士

東齋記事夏英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綉屏風但無骨耳  
 古今詩話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為詩皆宗李義  
 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詩句嘗內宴優人有  
 為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曰吾為諸館職擿摭至此聞者  
 大噱然大年咏漢武詩云力通清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  
 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忍令乞米向長安義山不能過也  
 後村劉氏曰歐陽答蔡君謨詩云先朝楊劉風采聳動天  
 下至今使人傾想世謂公尤惡楊劉之作而其言如此豈  
 公特惡其碑板奏疏磔裂古文為偶儻者其詩之精工律  
 切者自不可廢歟

种明逸集六卷

晁氏曰皇朝种放字明逸長安人隱終南之豹林谷咸平  
 中遣使召赴闕授左司諫累遷諫議大夫給事中祥符八

年終工部侍郎放通經史七歲能屬文不喜釋氏常裂佛書以製帷帳著嗣禹說在朝有所啓奏時無知者楊億譏其循默真宗乃出其議十三篇以示輔臣晚年頗嗜酒盛輿服王嗣宗知京兆嘗條上其不法詔問狀不娶無子集乃姪孫說所編范巽為之序卷首載真宗詔書及御製詩十首

陳氏曰淳化中有李介者序之於九江名江南小集凡二卷館閣書目別有正集十卷云大略與此同

張穆之觸鱗集

尚書郎知蔡州張肅穆之撰濟北晁无咎序略曰公之曾孫大方出公遺豪曰觸鱗集蓋公為大宗御史時所上疏議而觸鱗所自名也三復彌月凜乎直諫多聞之益如藥石如米穀非無用而設者其多至數十章皆切當世之務不可盡舉至其它詩文皆清麗有唐中葉以來才士之風非若五季及國初文物始復武夫粗鄙田里朴陋者之作也其相與切磋學問見於酬唱者翰林王黃州元之黃州名世士以直諫斥久而召於流輩少許可獨畏公以為不可及則公之為人可知矣

張垂崖集十卷

晁氏曰皇朝張詠字復之濮州人太平興國中進士累擢至樞密直學士御史中丞禮部尚書卒年七十為文尚氣不可雕飾自號垂崖公錢易所撰墓誌李昉所纂語錄附于後

陳氏曰近時郭森卿宰崇陽刻此集舊本十卷今增廣并語錄為十二卷

劉中山刀筆二卷 肥川集四卷

晁氏曰皇朝劉筠字子儀大名人咸平元年進士三遷右  
正言直史館以司諫知制誥出知鄧陳兩州召入翰林為  
學士嘗草丁謂李迪罷相制既而又命草制復留丁謂筠  
不奉詔遂出知廬州再召為學士月餘以疾知潁州三召  
入翰林加承旨未幾進戶部龍圖閣學士再知廬州為人  
不苟合學問閎博文章以理為宗辭尚緻密尤工篇詠能  
侔揣情狀音調淒麗自景德以來與楊億以文章齊名號  
為楊劉天下宗之刁筆集有黃鑑序

陳氏曰刁筆皆四六應用之文筠與楊大年同時號楊劉  
詩號西崑體有冊府應言集十卷榮遇集十二卷表奏六  
卷淝川集四卷見館閣書目

滑稽集四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吳越錢易希白撰多謔諷之辭淳化癸

巳自序

擁旌集五卷

伊川集三卷

陳氏曰樞密使思公吳越錢惟演希聖撰易侗之子惟演  
倣之子也惟演文集甚多此特其二集耳出鎮河陽河南  
時所作也全集未見

陳文惠公愚丘集

陳氏曰皇朝陳堯佐字希元閩州人端拱初進士累遷三  
司副使脩永定實錄擢知制誥歷韶廬壽洛并同雍鄭八  
州景德四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以太子太師致  
仕年八十二卒號知餘子謚文惠堯佐屬辭尚古不牽世  
用喜為二韻詩詞調清警可雋永集皆自有序

曾致堯文集十卷

贈諫議大夫曾致堯撰南豐之祖也南豐作集序曰公所

爲書號仙鳥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  
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  
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  
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旣擯後生小  
子治術業於閭巷又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治亂  
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闕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  
府已下是也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  
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  
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  
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  
任之心故治未久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  
不合而出而所言亦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公所言  
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

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于廬陵歐陽脩已銘公之碑特詳焉  
此故不論論其盡載者

鳧繹先生集十卷

顏太初淳之撰東坡序略曰昔吾先君適京師與鄉士大  
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  
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兆矣以魯人鳧繹先  
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十餘年天下無復  
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  
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  
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校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  
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旣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  
超然出於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旣以鄙陋漢唐而其反復  
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也軾是以悲於

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蓋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

司馬溫公序略曰太初常以爲讀先王之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既得其理不徒誦之以誇誑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光不光先王之道猶翳如也迺求天下國家政理風俗之得失爲詩歌洎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有荒淫放蕩爲事慕嵇康阮籍之爲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之拘翕然效之寢以成風太初惡其爲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屬令之清直與已異者誣以罪榜掠死獄中妻子弱不能自訴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冤死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於時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惡聞雖

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棄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

李仲方集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李維字仲方雍熙二年進士景德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一維以文學進至老手不釋卷能詩嗜酒嘗謂人曰人生詩酒足則尚何營哉

民士編一十九卷

晁氏曰皇朝陳充撰充成都人雍熙中擢甲科仕至刑部郎中知祥符六年貢舉卒年七十詞學典贍性曠達喜談譎澹於榮利自號中庸子民士云者蓋其未仕已仕前後所著文也嘗以唐牛僧孺善惡無餘論爲害教著書及之國史稱焉今集載其論兩篇

孫漢公集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孫何字漢公蔡州人淳化三年應進士殿省俱中第一四遷起居舍人知制誥性徧急嘗任京西東兩浙轉運使副頗事苛察幼篤學嗜古為文宗經與丁謂同為王元之所稱時謂之孫丁集有孫丁序

丁晉公集四卷

晁氏曰皇朝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蘇州人淳化三年進士官累遷知制誥出知鄆毫昇三州天禧四年拜平章事俄以戶部罷未幾復相封晉國公乾興中坐擅改永定陵貶崖州司戶更赦徙道州明道末以祕書監召還卒於光州幼聰敏書經目輒記不忘善為古文章尤工詩什儉巧險詖世鮮其儔大中祥符初上欲封禪未堅決謂因言大計有餘議遂定當時所奏祥瑞事皆謂及王欽若預焉多

喜圖畫博奕音律吳人自陸宣公後至謂始相本朝熙寧以前議者莫不指謂為姦邪之首自王安石用事頗誦其賢智云集皆詩也

鮮于伯圭集一卷

晁氏曰皇朝鮮于懷字伯圭閬中人文章為一時之冠累舉不第嘗作摠愁詞時人稱之李宗諤贈詩云漢殿無人薦楊子滿朝空誦摠愁詞後與宗諤同年第四人登科趙普判秦州辟為觀察推官卒

晏元憲臨川集三十卷

紫微集一卷

晁氏曰皇朝晏殊字同叔臨川人景德二年張知白薦得召賜同進士出身再試文擢秘書正字為昇王府記室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寶元三年拜平章事四年坐事罷知穎川歷陳許雍終以疾歸侍經席卒性剛峻幼孤篤學為

文溫純應用尤長於詩抒情寓物辭多曠達當世賢士如  
范文正歐文忠皆出其門女適富鄭公楊察世稱其知人  
集有兩本一本自作序

陳氏曰其五世孫大正為年譜一卷言先元憲嘗自差次  
起儒館至學士為臨川集三十卷起樞庭至宰席為二府  
集二十五卷今按本傳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中興書目亦  
九十四卷今所刊止此爾臨川集有自序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 別集四卷

晁氏曰皇朝范仲淹字希文其先邠人大中祥符八年進  
士仕至樞密副使叅知政事謚文正為學明經術政慕古  
人事業慨然有康濟之志作文章尤以傳道為任事母至  
孝姑蘇之范皆踈屬置義莊以贖給之天下想聞其風采  
賢士大夫以不獲登門為耻獨梅堯臣嘗著碧雲駮以譏

詆之云

陳氏曰祥符八年進士曰朱說者即公也幼孤其母適朱  
氏其為兗州推官始復姓更名又尺牘五卷其家所傳在  
正集之外

東坡蘇氏集序曰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  
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  
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  
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  
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  
言此豈口傳耳授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  
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  
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帥為執政考其平生所  
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



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湏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李復古集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李迪復古濮州人少從柳開學為古文開嘗謂其門人張景高升曰此公輔器也景祐初應進士擢居第一累遷翰林學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致仕謚文定

孫文懿集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孫抃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喜藏書貯以樓蜀人號書樓孫家天聖中進士甲科累遷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後叅知政事謚文懿

姚鉉文集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姚鉉字寶臣廬州合肥人中進士甲科文辭敏麗淳化中直史館應制賦賞花釣魚詩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褒獎之累遷兩浙轉運使鉉雋爽尚氣薛映知杭州與之不協中以危法除其名卒年五十三

夏文莊集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以父死事補官舉賢良除光祿丞累擢知制誥仁宗屢欲相之為言者所攻而寢初封英國公後改封鄭謚文莊貴顯凡四十年天資好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律曆之書無所不通善為文章尤長偶儷之語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為詩巧麗皆山勢蜂

腰斷溪流燕尾分之類其集夏伯孫編次有宋次道序  
陳氏曰竦父死王事身中賢科又爲文辭復多材術而不  
自愛至甘心姦邪聲伎之盛冠於承平夫婦反目陰慝彰  
播皆可爲世戒也

呂文靖試卷一卷

陳氏曰丞相許國文靖公壽春呂夷簡坦夫撰咸平二年  
壽州應舉此其程文也真本藏太史氏前有家狀大略與  
今同其所習曰春秋何論大義何論者當是何晏論語也  
其所問各十條皆非深義逐條所答纔數句或止一言或  
直稱未審考官二人花書其上并批通不又禮行於郊賦  
建侯置守孰優論其所習又稱雜文時務策則不復存此  
可以見國初場屋事體文法簡寬士習純茂得人之盛後  
世反不能及文盛則實衰世變至可觀矣

宋元憲集四十四卷

一作洪中集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宋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天聖中擢進士第  
一入翰林爲學士皇祐元年拜相嘉祐中復爲樞密使封  
莒國公以司空致仕初名郊字伯庠御史言其姓符國號  
名應郊天乃改今名遺命子孫不得以其文集流傳

宋景文集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宋祁字子京與其兄郊同舉進士奏名第一  
章獻以爲弟不可先兄乃擢郊第二而以祁爲第十當是時  
兄弟俱以詞賦妙天下號大小宋累遷知制誥除翰林學  
士承旨以文章擅名一時終不至大用衆頗惜之張方平  
爲之請謚景文通小學故其文多奇字蘇子瞻常謂其淵  
源皆有考奇嶮或難句世以爲知言集有出塵小集西州  
猥彙之類合併而爲一

陳氏曰景文清約莊重不逮其兄以此不至公輔所撰唐書列傳不稱良史景文筆記余於爲文似蘧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於道乎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景文未第時爲學於永陽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予最好大誥故景文爲文謹嚴至脩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龐相國清風集十卷

丞相龐籍撰司馬溫公序略曰公之勲業治行范景仁所爲清風集敘言之詳矣公性喜詩雖相府機務之繁邊庭軍旅之急未嘗一日置不爲凡所以怡神養志及逢時值事一寓之於詩其高深闊遠之趣固非庸淺所可及至於用事精當偶對的切雖古人能者殆無以過及疾亟光時爲諫官有謁禁走手啓參候公猶錄詩十餘篇相示手注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尚有此意思耳字已慘澹難識後數日而薨鄉者嗣子某字懋賢已集其文爲五十卷旣而以文字之多懼世人傳者不能廣也又選詩之尤善者凡千篇爲十卷命曰清風集略刻板摹之命光繼敘其事

田公金巖集二卷

晁氏曰皇朝田况字元均嘗登學究進士賢良科終尚書左丞嘗知成都聽斷之明以比張乖崖

何聖從廬江文集二十卷

刀筆五卷

奏議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何郊字聖從成都人仁廟朝爲御史諫官擢天章閣待制熙寧中以尚書右丞致仕歷漢梓永興河南四帥守天資好學始廢寢食爲詩章簡重淳淡有孟東野

之風其仕臺諫時知無不言頗有直聲鮮于子駿志其墓  
集有李邦直序

楊樂道集二十卷

龍圖閣學士知諫院楊旼樂道撰王介甫序略曰公所為  
文莊厲謹潔類其為人而尤好為詩其詞平易不迫而能  
自道其意讀其書味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所謂善  
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安陽集五十卷

陳氏曰丞相魏國公忠獻公安陽韓琦稚圭撰

富文忠劄子集六卷

奏議十二卷 安邊策

晁氏曰皇朝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天聖八年中制科至和  
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豐中卒年八十謚文忠  
其為文意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晁以道之為序其略曰人

孰不仰公使虜之功上乃拜公樞密副使而公力辭至和  
之末請立皇嗣之功人或未聞公於褒進司徒則一命而  
不避公聞人語及北事便變色若不欲聞者至青州救災  
之功平居喜為人道之石介嘗以夔契方公矣而嚴事王  
沂公薦士後至將相者多矣而最喜劉槩數事皆世所罕  
知者又曰公於仁宗時言猶雨露也英宗時言猶海潮也  
神宗時言猶鳳鳴也

文潞公集四十卷

補遺一卷

陳氏曰丞相介休文彥博寬夫撰

石林葉氏序略曰公平生所為文章上自朝廷典冊至於  
章奏議論下及詞賦歌詩閑適之辭世猶未盡見兵興以  
來故家大族多奔走遷徙於是公之集藏於家者散亡無  
餘其少子維申稍討求追輯猶得二百八十六篇以類編

次為略集二十卷而屬某為序噫公之所謂文者遠矣重德偉度足以鎮服四夷精識遠慮足以錯綜萬務博聞強識足以貫通九流讜論嘉言足以弼成百度世之區區事其語言以一藝自名者未足以論公也公未嘗有意於為文而因事輒見操筆立成簡質重厚經緯錯出譬之賁鼓鏞鐘音節踈緩雜然並奏於堂上不害其與嘒嘒韶舞百獸而諧八音也昔韓愈論于頔之文曰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江河正聲諧韶漢勁氣沮金石頔何足以當之其公之謂歟

武溪集二十卷

陳氏曰集賢院學士襄公曲江余靖安道撰

徂徠集二十卷

晁氏曰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天聖八年登進士第遷

直集賢院篤學有大志嘗謂時無一不可為不在其位則行其言雖獲禍致死不悔其為文章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時無所忌諱作慶曆聖德詩分列邪正專斥夏竦其後守道死竦因誣以北走契丹請剖棺驗視云

陳氏曰集中南京夏尚書啓及夫子廟上梁文皆為夏竦作介所謂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者豈當時竦之姦邪猶未著耶陸子適刻於新定述其父放翁之言曰老蘇之文不能及然世自有論歐公所以重介者非緣其文也

竹溪林氏曰石徂徠之文多方少圓却略有典則

滄浪集十五卷

晁氏曰蘇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杜祁公衍之壻也景祐中進士累遷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坐用故紙錢會客除名慷慨有大志好古工文章及廢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

益讀書發其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又善草書  
酣醉落筆爭爲人所傳說

陳氏曰子美既廢逐嘗答韓持國書具見其意趣本傳載  
之歐公序言同時得罪者未幾復顯用而子美獨先沒可  
恨也

歐陽氏序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  
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  
精氣光恠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  
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  
及常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  
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  
於後世宜何如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  
盛衰而惟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

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  
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  
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  
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  
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  
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  
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  
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  
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  
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  
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  
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  
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古焉獨

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

後村劉氏曰蘇子美歌行雄放於聖俞軒昂不羈如其爲人及蟠屈爲吳體則極平夷妥帖絕句云別院深深夏簾清石榴開遍透簾明樹陰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又云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極似韋蘇州垂虹亭觀中秋月云佛氏解爲銀色界仙家多住玉華宮極工而世惟咏其上一步金餅彩虹之句何也山蟬帶響穿疎戶野蔓蟠青入破窓亦佳句

梅聖俞定陵集六十卷

外集十卷

晁氏曰梅堯臣字聖俞定陵人少以蔭補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幼習爲詩出語已驚人既長學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然最樂爲詩歐陽永叔與之友善其意如韓愈之待郊島云

陳氏曰凡五十九卷爲詩它文賦纔一卷而已謝景初所集歐陽公爲之序外集者吳郡宋績臣所序謂皆前集所不載今考之首卷諸賦已載前集矣不可曉也聖俞爲詩古淡深遠有盛名於一時近世少有喜者或加訾毀惟陸務觀重之此可爲知者道也自世競宗江西已看不入眼况晚唐卑格方錮之時乎杜少陵猶敢竊議妄論其於定陵何有

歐陽氏序略曰聖俞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

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薦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者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善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綴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

又詩話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洒滂沛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激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神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嚙苦難嚼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我獨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漁隱叢話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家如東溪云野鳥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醜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處雲外一聲雞春陰云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杜鵑云月樹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



張浮休評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菌茹土形木質雖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

許彥周詩話聖俞詩句之精鍊如焚香露蓮泣聞磬清鷗邁之類宜乎為歐公所稱其它古體如朱弦踈越一唱三歎讀者當以意求之

後村劉氏曰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本朝詩惟宛陵為開山祖師宛陵出然後桑濮之哇淫稍息風雅之氣脉復續其功不在歐尹下世之學梅詩者率以為淡集中如葑上春田闊蘆中走吏參海貨通閭市漁歌入縣樓白水照茅屋清風生稻花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溪河漢微分練星辰淡布螢每令夫結友不為子求郎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山風來虎嘯江雨過龍腥之類殊不草草蓋逐字逐句銖銖而較者決不足為大家數而前輩號大家數者亦未嘗不留意於句律也

尹師魯集二十卷

晁氏曰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天聖中進士以薦為館閣校勘累遷右司諫知渭州兼鎮涇源路經略公事爭城永洛事為董士廉所訟遣御史就鞠不能得其罪猶貶筠州監酒師魯內剛而外和與人言必極辯其是非如前世治亂沿革之變靡不該博人有疑不能通為指畫講說皆釋然自得尤長於春秋文章自唐末卑弱柳開始為古文天聖初與穆脩大振起之

陳氏曰其父仲宣明經入仕父子皆歐陽公誌其墓洙與穆伯長同為古文范文正公為作集序歐陽公亦稱其文簡而有法以剛直數忤時卒以貶死死時精明不亂有過人者

石林葉氏曰尹師魯不長於詩亦自以為無益而廢事故  
方洛中歐陽文忠公與梅聖俞銳意作詩時獨不作余平  
生僅見其三五篇而已吳下施昌言家子弟有其和昌言  
一絕云千里觀風使節來百城舒慄係行臺威嚴少霽猶  
知幸誰信芳樽盡日開氣格終自不凡

竹溪林氏曰本朝古文自尹穆始倡為之然二公去華就  
實可謂近古而未盡變化之妙所以歐公謂老泉曰於文  
得尹師魯孫明復而意猶不足此語見子由作公墓碑

書判一卷

陳氏曰尹洙撰天聖二年進士後以安德軍節推試書判  
拔萃科中之前十道是程文餘當為擬卷本朝惟余安道  
亦中是科集中有判詞二卷文鑑亦載一二又有王回判  
二道而回不以此科進餘未有聞

尹子漸集六卷

陳氏曰太常博士知懷州河南尹源子漸撰師魯之兄焯  
彥明其孫也

六一居士集一百五十二卷

附錄四卷

年譜一卷

晁氏曰歐陽脩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累遷知制誥夏竦  
以永叔黨於杜韓范富因以外甥張氏事汚之下開府治  
之無狀坐用張氏廛中物市田出知滁州召入修唐書為  
翰林學士未幾叅知政事蔣之奇言其帷箔事連其子婦  
吳氏詔詰之奇辭窮坐貶年六十乞致仕卒謚文忠博極  
群書好學不倦尤以獎進天下士為已任延譽慰藉極其  
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指不求異於諸儒與尹洙皆為  
古學遂為天下宗匠蘇明允以其文詞令雍容似李翱切  
近的當似陸贄而其才亦似過此兩人至其作唐書五代

史不愧班固劉向也獨議濮邸事議者不以爲是

陳氏曰本朝初爲古文者柳開穆脩其後有二尹二蘇兄弟歐公本以辭賦擅名場屋旣得韓文刻意爲之雖皆在諸公後而獨出其上遂爲一代文宗其集遍行海內而無善本周益公解相印歸用諸本編校定爲此本且爲之年譜曰居士集外集而下至于書簡集凡十名刊之家塾其子綸又以所得歐陽氏傳家本乃公之子棐叔弼所編次者屬益公舊客曾三異校正益完善無遺恨矣居士集歐公手所定也

東坡蘇氏集序略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

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敢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歿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今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

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  
余言也天下之言也

石林葉氏曰歐陽文忠公晚年取平生所爲文自編次今  
所謂居士集者往往一篇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不能決  
者一夕大寒燭下至夜分薛夫人從旁語曰寒甚當早睡  
胡不自愛目力此已所作安用再三閱寧畏先生嗔耶公  
徐笑曰吾正畏先生嗔耳

又曰歐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為主故其詩多平易踈  
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  
失於快直傾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  
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  
是兩段大議論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豚字  
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比意所會處如是乃

爲至到

張浮休評歐陽永叔詩如春服乍成淥酒旣醜登山臨水  
竟日忘歸

朱子語錄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詞少間  
却是邊頭帶得說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歐公文意及  
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  
尋常底字歐陽公文字數腴溫潤

竹溪林氏曰歐曾老蘇東坡所以絕出於唐以後者以其  
辭必已出不蹈襲前人而又自然也蹈襲者非剽竊言語  
但體制相似筆力相類是也

仲樸翁文集十二卷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訥樸翁撰歐陽公序略曰君生於有  
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得用之時宜其馳騁上下發

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獨韜藏抑鬱又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歿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耶

江隣幾文集二十卷

刑部郎中修起居注江休復隣幾撰歐陽公序略曰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詞雅正深粹而議論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其文已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而為重輕也

陸子履寓山集十二卷

集賢修撰洛陽陸經子履撰周平園序略曰公與歐陽文忠公周施館閣詩文往復相與至厚惜仕不偶陷於明黨屢起仆翹過裕陵方嚮於則已老矣子嘗謂尹子師嘗稱羨江隣幾梅聖俞丁元珍皆著美名負屈稱與子履大略相似彼五賢者得文忠銘其藏序其文姓名經夷炳耀至今盪人耳目獨公以後死不得與於斯文或者遂謂生既屢不遇其歿又重不幸也予曰不然公當古文復與詩文忠實與為友其出倅宿州送以詩曰子履自少名馳落筆文章天知閑懷吐胸不自疑世路迫窄多穿機鬢毛零落風霜摧十年江湖千首詩又曰一自獲梅閉九泉始聞東穎播新篇暮年酬唱尤多有怕逢詩敵力難當及最期佳句報琅玕之句則是公之生也己為文忠所稱道如此

尚何待於身後其垂名不朽亦豈下於五賢哉子故表而出之云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四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五

宋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明蘄陽 馮天馭 應房 校刊

經籍考 集

薛簡肅公文集四十卷

參知政事薛奎宿藝撰歐陽公序略曰公絳州正平人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平生所為文至八百餘篇何其盛哉公之事業顯矣其為文章氣質純深而勁正蓋發於其志如其為人云  
劉公是集七十五卷

晁氏曰劉敞字原父袁州人慶曆中舉進士廷試第一累遷知制誥出知永興為人明白俊偉自六經百氏下至傳記無所不通為文章尤敏贍好摹倣古語句度在西掖時嘗食頃

經籍 集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五

一

疾

草九制各得其體英宗嘗語及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公曰其文章未佳特博學可稱耳

公是劉氏文集後序曰古今之文人多矣其能道曾中之蘊積暢物理之有無合衆美以爲已用超倫類而獨得使其語言如其心其馳騁極所欲環偉竒正放肆自若非夫豪傑之士不能至是自申韓管商慎墨屈原之論其道未必皆是而其書傳焉雖然猶之貴文也若夫原性命之統貫誠明之本考百子之雜博判其真僞雖至於六經可折衷也極帝王之治奉事有功雖在于今日可按行也是好古博雅之士所以貴乎學聖人而得其道真者嗚呼先生之文優出於前人者在是矣傳曰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惟深故能通天下之志以極萬物之理則文有不明者乎盛如四時煦育賦予雕刻衆形萌芽天條無有不備是之謂神故古今之士智有所

不周文有所不明由其情之蹇淺也知其一不知其二善於此不善於彼由其氣竅而化狹也嗚呼先生可謂備矣

石林葉氏曰慶曆後歐陽文忠公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抗衡者劉原父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父書梁入閣類原父即爲剖析辭辯風生文忠論春秋多取平易原父每深言經旨文忠有不同原父間以謔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復忤韓魏公終不得爲翰林學士將死戒其子弟毋得遽出其文集後百年世好定當有知我者故貢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謚曰公是先生貢父平生亦好諧謔慢侮公卿與荆公素厚坐是相失及死弟子私謚公非先生

朱子語錄曰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 劉侍

讀氣平文緩乃自經術中來比之蘇公誠有高古之趣但亦覺詞多理寡苦無甚發明

竹溪林氏曰劉原父於諸經錯綜貫穿自得於心不肯下荆公荆公實畏之尚書義更定武成先後脫簡皆從原父

劉公非集六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劉放貢父撰號公非先生敞兄弟俊敏博洽同登慶曆六年進士第敞本首冠以內兄王堯臣為編排官引嫌遂得第二仕早貴而不永年才五十敞歷州縣二十一年晚乃游館學元祐中始掌外制敞子奉世仲馮亦有名官至執政世稱三劉

朱子語錄曰劉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學公羊儀禮

孫明復睢陽子集十卷

晁氏曰孫復字明復晉州人居泰山深於春秋自石介以次

皆師事之年四十未娶李丞相迪以其弟子妻之慶曆中范文正公富鄭公言之于朝除國子監直講嘗對邇英閣說詩上欲以為侍講楊安國沮之而寢

李泰伯退居類藁十二卷

續藁八卷

常語三卷

周禮致太平論十卷

後集六卷

陳氏曰太學說書南城李觀泰伯撰其自序曰天將壽我歟所為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類藁慶曆所錄續藁皇祐所錄後集則門人傳野編泰伯不喜孟子常語專辨之

朱子語錄曰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其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



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帖不為所喜

少微集三十卷

陳氏曰職方員外郎會稽齊唐祖之撰齊幹之後天聖八年進士兩應制科皆為首選以切直報罷居鑑湖東北去城五里名其山曰少微其集顧臨為之序

樂全先生集四十卷

陳氏曰參政文定公南都張方平安道撰初舉茂材異等再舉賢良方正皆中其科識畧過人知蘇洵父子於布衣惡王安石於考試進士之日皆人所不能及壽八十五薨於元祐中於當時最為耆德然頗不為司馬公所喜

東坡蘇氏文集序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

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大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說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賤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眾然至言

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  
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  
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  
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  
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  
孔北海諸葛孔明也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  
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然成章皆可  
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  
公者

胡文恭公集七十卷

陳氏曰樞密副使文恭公晉陵胡宿武平撰晉陵之胡自文  
恭始大其猶子宗愈仍執政子孫爲侍從九卿者以十數紹  
興世將承公亦其後至今爲名族

蔡君謨集十七卷

晁氏曰蔡襄君謨興化人天聖中舉進士在慶曆四諫官選  
中累遷至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常知福泉杭三州文章清道  
粹美工書爲宋朝第一

陳氏曰集三十六卷近世始刻於泉州王十朋龜齡爲序余  
嘗宦莆至其居去城三里荔子號玉堂紅者正在其處矮屋  
欲壓頭猶是當時舊物歐公所撰墓志石立堂下真蹟及諸  
公書帖多有存者京卞同郡晚出欲自附於名閥自稱爲族  
弟本傳云爾襄孫佃唱名第一京時當國以族孫引嫌降第  
二佃終身恨之

鄭毅夫鄖溪集五十卷

晁氏曰鄭獬字毅夫安州人少俊異爲詩賦有聲廷試第一  
累遷知制誥入翰林學士王安石不悅之乘宰相在告除獬

知杭州為文有豪氣峭整無長語與滕達道少相善並嗜酒  
落冕無檢操人目之為滕屠鄭沽云

陳氏曰皇祐五年進士首選坐知開封府不肯用按問新法  
為王安石所惡而出廷試圈立象天賦時獬與滕甫俱有場  
屋聲甫賦首曰大禮必簡圈立自然自謂人莫能及獬賦但  
倒二字曰禮大必簡立圈自然甫聞之大服果居其次云

曾子固南豐類藁五十卷

晁氏曰曾鞏字子固南豐人元豐中為中書舍人卒子固師  
事歐陽永叔早以文章名天下壯年其文慄鷲奔放雄渾環  
偉其自負要自劉向藐視韓愈以下也晚年始在掖垣屬新  
官制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及屬草授吏所以  
本法意原職守為之訓勅者人人不同瞻裕雅重自成一家  
歐公門下士多為世顯人議者獨以子固為得其傳猶學浮

屠者所謂嫡嗣云

陳氏曰王震為之序年譜朱熹所輯也按韓持國為神道碑  
稱類藁五十卷續四十卷外集十卷本傳同之及朱公為譜  
時類藁之外但有別集六卷以為散逸者五十卷而別集所  
傳其什一也開禧乙丑建昌守趙汝礪丞陳東得於其族孫  
維者校而刊之因碑傳之舊定著為四十卷然所謂外集者  
又知何當則四十卷亦未必合其舊也

朱子語錄曰南豐文字確實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文  
漸見此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不為空言只是關鍵緊要  
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  
如此但比之東坡則又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艷處多

曾子開曲阜集四十卷 奏議十二卷 西掖集十二卷

內制五十卷 外制三十卷

晁氏曰曾肇字子開子固之弟也登進士第元祐中為中書舍人元符末再入西掖遂為翰林學士前後歷陳顥宋泰海和金陵貞定九郡帥守坐兄子宣貶亦以散官汀州安置崇寧末移台州居京口而終封曲阜侯

陳氏曰肇元祐中為西掖元符中再入故別名庚辰外制集肇制誥溫潤典雅其草見初拜相制汪玉山稱之以為得命

次相之體

蘇明允嘉祐集十五卷

晁氏曰蘇詢字明允眉山人至和中國陽永叔得明允書二十二篇大愛其文辭以為質誼劉向不過也以書獻除校書郎與姚子張同編太常因革禮百卷書方成而卒治平史臣謂永叔所獻明允之文甚美大抵兵謀權利機變之言也陳氏曰詢初入京師益帥張文定薦之歐陽公世皆知之而

有雷簡夫者為雄州以書薦之張歐及韓魏公尤力張之知詢由簡夫世罕知之雷之書文亦慷慨偉麗可喜

南豐曾氏哀詞曰明允始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皆不中歸焚所為文閉戶讀書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為文蓋少或百字多至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

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朱子語錄曰老蘇文雄渾其父子為文自史中戰國策得之皆自小處起議論

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老蘇門只就孟子學作文不理會他道理然其文亦實是好

蘇子瞻東坡前集四十卷 後集二十卷 奏議十五卷

內制十卷 外制三卷 和陶集四卷 應詔集十卷

晁氏曰蘇軾子瞻詢之長子也軾生十年其母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中歐陽永叔考試禮部進士梅聖俞與其事得其論刑賞以示永叔至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乃寘之第二等後以書謝永叔見之語客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又以直言薦之答策入上等英宗在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不可知湖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為謗遣官逮赴御史臺初子瞻當王安石紛更法度之際見其事不便於民則賦詩以諷焉言者從而擠陷欲寘之死神宗薄其過責置黃州溫公相哲宗累擢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承旨紹聖中坐草責呂惠卿制直書其罪誣以訕謗安置惠州徙昌化元符初北還卒于常州初好質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責黃州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

一變平生遇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校論議率皆過人晚喜陶淵明詩和之幾徧為人英辯奇偉於書無所不通所作文章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門下賓客亦皆一世豪傑其感本朝所未有也立朝知無不為世稱其忠義嘗自比范滂孔融議者不以為過在黃州日自號東坡居士世因不呼其名止目之為東坡云

陳氏曰杭蜀本同但杭本無應詔集

朱子語錄東坡文字明快但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大抵已前文字却平正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不帖實處東坡文只是大勢好不可逐一字去檢點東坡善議論有氣節其文字晚年不衰蓋是夾雜些佛老添得又開熱也

蘇子由樂城集 前集五十卷 後集二十四卷

第三集十卷 應詔集十二卷

晁氏曰蘇轍子由詢之次子也年十九中進士第二十舉直言因所問極言得失策入或欲黜之仁宗不許擢商州推官以兄得罪從坐謫筠州監酒宣仁臨朝相温公擢中書舍人代子瞻為翰林學士未幾拜尚書左丞紹聖初責置雷州後北還凡居雷循七年居許十六年杜門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書皆成自謂得聖賢遺意

陳氏曰樂城真定府縣也蘇氏望趙郡樂城元魏時屬趙郡故云晚居穎濱自號穎濱遺老故集或名

東坡蘇氏曰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

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朱子語錄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

平園周氏曰吾友陸務觀當今詩人之冠冕數勸予哦蘇黃門詩退取樂城集觀之殊未識其旨趣甲申閏月郊居無事天寒踞爐如餓鳥劉子澄忽自城中寄此卷相示快讀數過温雅高妙如佳人獨立姿態易見然後知務觀於此道真先覺也

三蘇年表三卷

陳氏曰右奉議郎孫汝聽撰汝聽當是蜀人叙述甚詳

東坡別集四十六卷

陳氏曰坡之曾孫給事嶠季真刊家集于建安大略與杭本同蓋杭本當坡公無恙時已行於世矣麻沙書坊又有大全

集兼載誌林雜說之類亦雜以穎濱及小坡之文且間有訛  
偽勦入者有張某為吉州取建安本所遺盡刊之而不加考  
訂中載應詔策論蓋建安本無應詔集也

王介甫臨川集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慶曆三年進士累除制  
誥神宗在藩邸見其文異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三年拜中  
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七年罷明年再入相九年罷卒年六十  
六謚文公其壻蔡卞謂自先王澤竭士習卑陋不知道德性  
命之理安石奮乎百世之下追堯舜三代通乎晝夜陰陽所  
不能測而入於神著雜說數萬言其言與孟軻相上下晚  
以所覺考字畫奇耦橫直深造天地陰陽造化之理著字說  
包括萬象與易相表裏崇寧初卞之兄京秉政詔配文宣王  
廟近時議者謂自紹聖以來學術敗壞殘酷貽禍社稷

實出於安石云

陳氏曰方嘉祐以前名重一世迹其文學論議操守使不至  
大位則光明俊偉不可瑕疵者老蘇曰使斯人而不用也則  
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其禍之至此哉何其知  
之明也

東坡蘇氏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於王氏王  
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  
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  
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  
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

王魏公集二十卷

陳氏曰尚書左丞王安禮和甫撰近時厚之順伯其曾孫也

王校理集六十卷

陳氏曰祕閣校理王安國平父撰安國雖親安石弟意向頗不合尤惡呂惠卿卒為所陷坐鄭俠事奪官歸田里亦會惠卿方叛安石故也尋復之命下而卒

南豐曾氏序略曰平甫自少已桀然以材高見於世為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為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為樂歌薦之郊廟其文宜為典冊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其文之可貴人莫得其揜也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對之情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

廣陵集二十卷

陳氏曰揚州布衣王令逢原撰令少年有盛名王介甫尤重

之年二十八而卒其妻吳氏安石夫人之女弟也守志不嫁一女遺孕嫁吳師禮其子曰說所謂吳傅朋也令之墓安石銘之後有劉發者為之傳吳氏之墓其姪王雲銘之奉使死磁州者也

石林葉氏曰王逢原作騷文極工蓋非徒有意言語嘗渡揚州江中流慨然有感乃作江上詞既以為未極其意又作山中詞寄示王荆公荆公讀中篇不覺失聲嘆曰秦漢後乃有斯人邪自以為不及於是與之交益密逢原早死文字多散落二詞世少有見者

後村劉氏曰昔讀廣陵集草草用朱筆點出妙處晚年遂再選一番本朝諸人惟逢原別是一種風調如靈芝慶雲出為祥瑞半山崛強於歐蘇無所推讓非苟嘆伏後生者

王深父文集二十卷



王回深父福州侯官人舉進士中第為亳州衛真縣主簿卒於治平二年四十三

南豐曾氏文集序曰當先王之跡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已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復辨達有所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心教豈小補之已哉嗚呼深父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可攷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父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

西麓周氏曰王深父學於歐陽公與王介甫曾子固劉原甫游其文出歐陽體而尤純淡序事曲折不窮特壯偉不及也至於摘經傳語以為賦詞短而意深有味其言哉文章自漢魏以來體益下至唐中世韓柳作興之習俗相公未遽盡革加以五代亂離死生於矛戟中而文章喪矣國初漸欲修復古文天聖明道以後歐陽公與穆伯長尹師魯石守道數君子以大手筆倡之流傳於後遂以歐陽公為宗文章高下固自有時哉以吾觀之數君子之功誠不可泯沒然其離合盛衰關於世道似亦非偶然者古詩逮齊梁浮靡不振唐自陳子昂氏以前猶未數也開元天寶之盛李杜之光皎始長矣同時王摩詰孟浩然韋蘇州片言隻字皆不入俗惜無李杜詩不得不變也王深父曾子固不遇歐陽公亦豈作落霞孤

鶯寧可語哉

水心葉氏曰聞之呂氏讀王深父文字使人長一格事君責難愛人抱關諸賦可以熟玩自王安石王回始有幽遠遺俗之思異於他人而回不志於利能充其言非安石所能及少假不死及安石之用未知與曾輩常秩何如士之出處固難言也

王子直文集

王向子直深父之弟南豐文集序曰子直自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竒拔出之才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者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爲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大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託之文章

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文未知其孰先孰後也然不幸早逝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深甫所以深恨也

西麓周氏曰子直之於深父猶穎濱之於東坡也芝蘭之叢無不香者然子直時有英氣而能力自蟠屈以就法度可謂有意於文章也

王容季文集

王罔容季子直之弟南豐文集序曰叙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義和宅土測日畧星候氣揆民緩急兼蠻夷鳥獸其財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衆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以曆象至舜又察之以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備矣曰七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義和之所治無不

任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  
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此所以爲經而歷千餘年  
蓋能得之者少也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其曰測之而益深  
窮之而益遠信也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  
承孟子者楊子而已楊子之稱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  
若楊子亦足以幾乎此矣其次能叙事使可行於遠者若子  
夏左丘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  
也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罔容季皆善屬文  
長於叙事深父尤深而子直容季蓋能稱其兄者也皆可謂  
拔出之材令其克壽得就其志則將紹六藝之遺言其可禦  
哉

又爲墓銘曰容季孝弟純篤尤克意學問自少已能爲文章  
尤長於叙事其所爲文出輒驚人爲人自重不馳騁銜鬻亦  
不子子爲名日與其兄講唐虞孔子之道以求其內言行出  
處常擇義而動其磨龍濯養而不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  
不幸其志未就其材未試而短命死矣初容季之伯兄回深  
甫以道義文學退而家居學者所宗而仲兄向子直亦以文  
學器識名聞當世容季又所立如此學士大夫以謂此三人  
者皆世不常有藉令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得之  
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並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  
爲也而不幸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  
按候官三王之文蓋宗師歐公者也其大家正氣當與曾  
蘇相上下故南豐推服其文而深悲其早逝然臬陳二家  
書錄並不收入四朝國史藝文志僅有王深父集纔十卷  
則止有曾序所言之半而子直容季之文無傳焉亦不能  
知其卷帙之多少可惜也

華陽集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王珪禹玉其先成都人故號華陽後居開封少  
好學日誦數千言及長博通群書慶曆二年廷試第一嘉祐  
初入翰林至熙寧三年始參大政凡為學士者十五年後拜  
相薨年六十七謚文恭

陳氏曰珪典內外制十八年集中多大典冊詔令其詩號至  
寶丹以其好為富貴語也在相位無所建明人目為三旨元  
豐末命珪本無異論亦緣其備首相不能早發大議依違遷  
延以召讒賊云

